續醫說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参见：醫說

續醫說
作者：俞弁　明
1545年

序

敘

卷一　原醫　醫書

卷二　古今名醫　厚德

卷三　辨惑

卷四　格言　妄治　藥戒

卷五　養生雜言　湯名

卷六　傷寒　頭痛頭風　膈噎諸氣　喘嗽痰火　泄瀉痢疾　瘧疾

卷七　仙方　神針　奇疾　食忌

卷八　白濁　諸血　水腫　蟲類

卷九　眼齒耳鼻　骨鯁　癰疽瘡瘍痔漏　小兒

卷十　藥性

書後

序

御寇有言：『醫者理也，理者意也。』何稽乎理？言治意，言識得理與意。料理於未見曰醫，超然望聞者無幾也。降則不理不治不識不明斯二者不言不詳，以故聖人尚乎辭說者謂經始於軒岐緩鵲輩識其意者也。仲景下代有名士，有方、有論、有原、有辯、有法、耿耿與繁星，并丽而不磨者。聖人以道仁天下，起危而養安，斯已矣。而又立言以臣扶百代，其爲虑不廣且勤哉神而明之在人子容氏有意焉久矣苦心探賾學以
聚之問以辯之精思以強勉之董生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知益精然會博而歸約則君子貴乎詳說也。是書述古法今事，積有歲月，得理與意者，纂載不遺，子容之用心亦勤矣。病其繁也，故略節取之以講於家塾，有就有道意，蓋以人之司命，不敢肆然而輕耳。考其言有先經以始事，有後經以終義，則系之以經曰示無專也。有以脈而辯症，有以症而辯劑的之已見者，則系之以余曰示無私也。得之前烈，參之時賢者，則系之曰某人曰示無掩焉，蓋得於意則見於言，本始以清其源推委以別其流酌中随時以明其宜
以通其變而參伍設置尚其權也有論而無方神其用也祖乎帝繼其志也征諸今尚時也。文以足志達其意也，削屢而成什，要諸理而止也。博而要，辯而精，簡而核，迹其所到真可究之施行者矣。殆與醫案醫原則從起者，吾谅其惑焉。子容姓俞名弁，以翁約齋號，故自附曰守約云。

嘉靖甲午卿貢進士白海吳恩序

叙

太史公作《史記》傳淳於公備書其所奏治病死生驗者主名病狀診候方藥具悉不遺。夫史必關天下之故，而書紀傳所略者亦眾矣，而何獨詳於一藝焉？嗟乎，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苟有明效大驗，章章若是，而可不大而傳之乎。蓋將以析同異極變化决嫌疑定可治，求合先聖之道以立度量於萬世，軒岐尹鵲之空言由是不诬，其所开豈小小哉？余友俞子容氏好數喜書，其身所取效者無虑數十，既皆表而籍之，乃益取近世名人文集雜紀有裨於醫者，及耳目所睹記得失論而附焉名曰《續醫說》，來求余爲序。

余以自漢以遠，良工數人，代有作者，論針砭則祖素難、言本草則宗湯液說、脈法則推叔和述、方論則稱仲景，涂轍雖殊，要皆有利於物。然學人視爲术數小道，致遠恐泥，縉紳先生不道焉。而倉公獨賴史迁之文，至今交於學士大夫之口，是知爲术雖精，取效雖多，診籍雖詳，非文無以傳也。今子容所纂，其大者既有以拾四子之遺探三聖之奥析同異極變化决嫌疑定可治而尤不專專於一方一論之微，每於先正鉅伪之言有取焉，可以知其志之所尚矣，視夫醫案脈旨歌括圖說之流，果何如哉，其傳蓋可必矣。

嘉靖丁酉春三月既望，賜進士出身承德即禮部儀制清叟司主事管理制敕長洲陸師道書

叙

齊梁之人有言曰：『不明醫术者不得稱爲孝子。』此過論也。宋儒謂：『治病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不可不知醫。』斯言旨哉！昔之名醫若甄權、許智藏、李明之、朱彦修咸以母病習醫，研精覃思，遂究奥妙，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弁雖不敏，癖於論醫，或聞師友講談之餘，或披閱諸史百家之文，凡有會於心者輒手抄以備遺忘，積久成FS爲十卷，名曰《續醫說》云。匪敢與古人頡頏，將來好事者共之。

壬午七月望日叙

原醫

至人隐醫

醫之爲道，由來尚矣。原百病之起愈本乎黄帝，辯百藥之味性本乎神农，湯液則本乎伊芳尹，此三聖人者拯黎元之疾苦，替天地之生育，其有功於萬世大矣。萬世之下，深於此道者是亦聖人之徒也。贾誼曰：『古之至人不居朝廷必隐於醫卜，孰謂方伎之士豈無豪傑者哉？！』

原醫

國朝醫學

今世之業醫者挾伎以診疗者則有之矣。求其從師以講習者，何鮮也。我太祖内設大醫院，

外設府州縣醫學醫，而以學爲名，蓋欲聚其人以教學，既成功而試之，然後授以一方衛生之任，由是進之以爲國醫，其嘉惠天下生民也至矣。某嘗考成周，所以謂之醫師，國朝所以立爲醫學之故，精擇使判，以上官聚天下習醫者，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孫之技，試之通而後授之职，因其長而專其業，稽其事以制其禄，則天下之人皆無夭閼之患，而跻仁壽之域矣。是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大學衍義補)

原醫

古之良醫

物理論曰：『夫醫者非仁愛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FS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豈區區俗學人能之哉？(初學記)

原醫

醫儒同道

金华戴叔能曰：『醫以活人爲務，與吾儒道最切近。自唐書列之技藝而吾儒不屑爲之。世之習醫者不過誦一家之成說，守一定之方以幸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又不能博極群書，采擇眾譯，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爲患不少矣，是豈聖賢慈惠生民之本意哉！(九靈山房集)

原醫

醫不三世

宋景濂云：『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問脈經。脈經所以察證，本草所以辯藥，针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足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而傳經者乃以父子相承爲三世，何其惑歟？噫！古之豪傑自振者不能悉舉，若李東垣、朱丹溪、滑伯仁輩皆非世傳，而精造醫术，屢起

危殆，著書立言，爲後學楷范，初不聞其父子相傳也。是知醫在讀書而不在於三世明矣。

原醫

醫貴權變

王忠文公()云李明之弟子多在中州獨劉守真之學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中
人罗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矣及
國朝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氏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通之隨症而用之不行其存乎近
時吾吳中稱良醫師則以能持東垣者謂之王持張劉者謂之伯噫尧舜以揖讓湯武以干戈苟合道濟
世何必曰同余嘗病世之專於攻伐者邪氣未退而真氣先滿然矣專於補養者或致氣道壅塞爲祸不
少正氣未復而邪氣愈炽矣古人有云藥貴合宜法當應變泥其常者人參反以殺人通其變者烏頭可
以活命孫真人所謂隨時增損物無定方真知言哉

原醫

視時盛衰

葛震父云：『爲醫當視時之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刚故多用宣泄之法及其衰
也兵革
之余饥饉相仍民勞志苦故張洁古李東垣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护元氣而
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其失在於不知通變也王好古云大定間醫者用防風通聖散盛行
於世而多效何哉雖市井之徒口腹備衣服全心志樂而形不苦是以多效而少失或遇扰攘之世饥饉
之年HT盐糟糠猶不能充况加以值天地肃殺之運豈可一例用凉藥如承平之時丰稔之歲哉殊不知

張仲景用桂枝於當漢之末韓祗和則戒用桂枝於當宋之隆此亦因時而用藥者也

原醫

輕自制方

東垣丹溪之書大行於世今之醫者見其不用古方率皆效顰輒自制方治病藥性不明處方無法鹵莽
亂投反致變症多端遂難識治若非平日熟讀本草深究內經而輕自制方者鮮不誤人也(王汝言續
醫論)

醫書

痘疹全書

痘疹，自漢以前方書不載，至拓拔魏時始有方藥，自唐迄宋有董汲、錢乙挺然獨出，著方立論，羽翼聖經，最爲有功。近時慈溪趙繼宗著《小兒痘疹全書》板行於世，余始讀其序，竊謂繼錢乙之後者一人。及讀至終篇，詳加考究，與序大異！其書總出六十二方，其間喜用紫草、蟬壳、大力子、露蜂房四味，如是者凡四十六方，抑何其偏戾如此耶？若小兒氣實，有風邪、熱毒者用之可也，設使氣虛、血虛、表裏不實、大便自利灰白色、頂陷切牙、寒戰等症，其可輕用之乎？！按胡大卿《痘疹方論》云：『紫草雖是瘡疹家聖藥，然性寒利大腸，若大便結者可用。』又云：『蟬壳八日之後忌用。』『鼠粘子即大力子，有虛寒者禁之。』按《本草圖經》云：『露蜂房味苦咸，氣平，有毒，主驚癇、蟲毒、腸痔、肿毒、風牙等症。』并不及小兒痘疹，趙氏每方用之，此用藥之一誤也；小兒柔脆弱质，前哲用藥恒少劑，不過三四錢，趙氏動輒用一兩六七錢，此用藥之二誤也；或內虛泄瀉，或頭溫足冷，或煩渴，或腹脹，或氣喘，或寒戰切牙，此表裏俱虛也，趙氏則日：『不可便謂之裏虛，乃傷食傷冷所致。』既曰傷食傷冷，泄瀉主治，仍用鼠粘子、紫草，此用藥之三誤也；甚至痒塌內虛作瀉氣，促者復投寒凉之劑，此用藥之四誤也；趙氏既云寒戰切牙，脾胃受冷，鼠粘子、紫草、苦參更不忍捨，殊不知寒冷太過，脾胃清純之氣寧無損乎？經曰：『五臟皆禀氣於胃，胃者五臟之本，胃氣一虛，其死可立而待！』楊仁齋有云：『諸熱不可驟去，宜輕解之。』蓋痘瘡無熱則不能起發，比之種豆值天時暄暖則易生，古人用藥审度寒暄，推詳運氣，苟熱一偏之，見其誤人也必矣。

余豈好辯哉，亦幼吾幼之意云爾。

醫書

格致余論

丹溪，醫之聖者也。其爲《格致餘論》一書，超邁今古。奚容輕譯然沉潛反復竊有可疑者焉論中左大
順男
右大順女之說丹溪獨指氣血之陰陽反遺脈位之陰陽乃以醫人之左右手立論有戾經旨可疑者一
也醇酒宜冷冻飲料之論吾見世人飲熱酒者亦無恙飲冷酒者雖盛暑亦致病焉可疑者二也至如倒倉一
法且丹溪自云得之西域異人近世余目擊土夫數人信行此法死者相繼可疑者三也噫西域之人殊
方異域風氣不同禀賦亦異此法豈可行於東南柔弱之人乎門人誤錄於勞瘵吐血門中爲禍甚大且
勞瘵咳血真陰虧損臟腑脾胃虛弱津液枯竭不宜吐瀉昔徐文伯治范云之疾有取汗之戒尚促天年
况吐下之法施於勞損之人可乎或以是罪余輕譯前人者余應之曰孫真人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丹
溪辯之曰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爲也又曰若以房中爲補殺人多矣丹溪能爲孫公之忠臣余
顧不能爲丹溪之忠臣乎語曰不以人廢言使丹溪復生其殆不廢余言矣

醫書

和劑局方

或問曰和劑局方丹溪發揮辯之詳矣。戴原禮乃丹溪高弟，今觀其所著《證治要訣》，方論皆祖局方，何也？余曰：『局方亦何負於人哉前後活人不知其幾丹溪但辯其用藥者誤耳非方之罪也血虛症不宜用香
燥之劑痿痹症不可混作風治亦何嘗屏棄之乎今人遂以局方例不可用或者有宜北不宜南之

說殊
不知內經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權變得宜消息以爲治安可限以南北之分而無寒
熱之異哉原禮蓋得丹溪之心法者其有取於局方非苟然也

醫書

蘇沈良方

蘇沈良方十卷，前有永嘉道士林靈素序，余家有宋刻本。竊意靈素在二公文集中，或雜記，或筆談等書，抄出汇成一編，附托二公之盛名，以行其方耳。李東垣謂蘇沈良方，猶唐家類詩何也，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止不過費紙而已，不致誤人，一方之不善則其祸有不可勝言者矣。噫！後之集方書者，尚慎之哉！

醫書

《中藏經》辯

《中藏經》八卷，相傳华元化撰。按《唐書藝文志》有吳普集元化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廣陵人，亲授業於元化之門，以术藝知名，今集中諸論非普不能作。靈洞道士鄧處中自序：『元化外孫因吊寢室得此書於梦中。』余竊疑其妄誕。論後附方，意者皆鄧生增入之耳。如地黃煎丸，内有山藥，古方名薯蕷，爲避宋英宗諱，故易名山藥。燒肝散内有白术、苍术，本草及占方書止云术，不分苍白二種。牢牙地黃散細注云：『此方見僧文瑩《湘山野錄》』文瑩，宋僧，三者可證其出於鄧生之手，覽者當自知之。

醫書

十藥神書

葛可久十藥神書，其方治勞損吐血頗有功效，但疑太平丸後跋語云：『此方利人甚眾，所得貺不可勝紀，未嘗妄傳非人。余漸老，恐致泯失，由是編次與子孫，濟人無窮之利云。』觀此等語知其非葛氏之書矣，可久豪傑士也，雖醫术亦所不屑爲之，豈區區言利者哉。姑蘇志有可久傳，稱其著書有《醫學啟蒙》《經絡十二論》而不載《十藥神書》

非其所著也明矣。

醫書

明醫雜著

凡人血病則當用血藥，若氣虛血弱又當從氣虛以人參補之，陽旺則能生陰血也。東垣曰：『血脱益氣，古聖人之良法。』補胃氣以助生發之氣，故曰陽生陰長。用諸甘劑爲之，先務舉世皆以篇補氣，殊不知甘能生血，此陽生陰長之理也，故先理胃氣，人之身内以穀氣爲寶。近時醫者多执王汝言《明醫雜著》云：『陰虛，誤服甘溫之劑則病日增，服之過多則死。』由是一切脾胃飲食勞倦之症認爲陰虛，惟用四物湯加苦寒之藥，吾恐地黄、當歸多能戀膈，反傷胃氣。所謂精氣血氣何由而生，血未見生而穀氣先有所損矣。昔一士人，形肥而色白，因見《明醫雜著》所載補陰丸，服之數年，形瘦短氣。蜀醫韓天爵用辛熱劑决去其滯餘而燥其重陰，然後和平無恙，此則未達方書而輕率自誤，可不戒哉！

醫書

儒醫精要

夫人之一身陰常不足而陽常有餘，故丹溪諄諄勉人養陰，以配陽實，非欲補陰以勝陽也。余近見趙繼宗《儒醫精要》一書，駁丹溪專欲補陰以并陽，是謂逆陰陽之常經，决無補陰之理。二辯王叔和命門属火之誤，三辯張仲景傷寒無汗吐下法，四辯張洁古無中暑中熱之分，五辯中風無火氣濕三者之論，六辯十二經之脈差謬。趙公偏执己見，妄立邪說以欺人，乘悖經旨得罪於名教多矣。噫！仲景叔和，醫之聖也，百世之師也，繼宗何人而敢輕譯如此，多見其不知量也。

醫書

牛黄清心丸

和劑局方皆名醫所集可謂精矣其間差舛者亦有乏且如牛黄清心丸一方用藥二十九味藥性寒熱

交錯殊不可曉昔見老醫云此方止是黃芩麝香龙腦羚羊角牛黃犀角雄黃蒲黃金箔九味而已自干
山藥以後二十一味乃局方補虛門中山芋丸當時不知何故誤作一方以上載周密癸辛雜志余始得
此說甚未以爲然及考諸方書果信二方之合而爲一也志之以俟博洽者订焉

醫書

內外傷辯

李東垣內外傷辯先欲理脾胃極本之論也未免藥傷於雜前輩謂其如韓信之用兵多多益善蓋諱
之也朱彦修醫推於儒其識見頗高於雜病傷寒之旨恐非其長國朝名家作手帷戴原禮趙良仁二
人之外落莫無聞也近代王汝言似窺庭戶得前人之糟粕或者謂其譯論名浮於實要之成功則難矣
哉(石門劉桂醫論)

古今名醫

盛啟東

盛御醫啟東，永樂中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通，眾醫以爲胎而脹。一日，上謂曰：『東妃有病。』往視之東宮，以上命醫也導之惟謹。既診出復曰使上病狀早若何晚若何一如見。妃聞之曰：『朝廷有此醫者，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視之大怒曰：『好御醫，早晚當誕皇孫，乃爲此方何也？』遂不用數日，病益急，乃復診之曰：『再後三日，臣不敢用藥矣。』仍疏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矣，或曰將籍沒家矣。既三日，红棍前呼，賞賜盛甚，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遂平矣。既而上亦賜之，曰非謝醫，乃壓驚也。(王文恪公筆記)

古今名醫

孫景祥

長沙李文正公(東陽)自言三十九歲時患脾病其症能食而不能化因節不多食漸節漸寡幾至廢食
氣漸形日就惫醫咸謂瘵也以藥補之病愈劇歲將暮醫曰吾伎且窮矣若春木旺則脾土必傷重吾
父聞之甚忧會有老醫孫景祥來視曰及春而解因怪問之孫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謂脾病者不
揣其本故也子得非有忧郁之患乎曰嘻是也蓋是時有丧妻亡弟悲怆交集積久成病非惟醫不能識
而自亦忘之矣於是盡去旧藥悉听孫說三日而一藥藥不過四五劑及春來瘥因自叹曰醫不能識病
而欲拯人之危難矣哉又叹曰:『世之徇名遺實，以躯命托之庸人之手，亦豈少矣哉向不此醫之值而徒
托諸所謂名醫不當補而補至於羸惫而莫知悟也因錄以自戒(麓堂文集)

古今名醫

盛文紀

盛文紀以醫名吳中，有謝訓導病頭疼，發熱恶寒，初作外感，治或以風治，見熱則退熱，痛則止疼。或又以氣虛治，由是病轉劇，人事不省，飲食已絕。家人意其必死，謝曰：『吾病惟盛文紀不曾視脈。』命其子延至，盛乃診視曰：『君幾誤死。』法當先去其滯，遂用二陳湯加大黃六七錢，令守者曰：『急煎，俾服至夜分，左眼若動，肝氣乃舒大泄，則有可生之機矣！』至夜半時，覺腹中有声，左眼果开，遺穢物斗許，中有堅硬如卵之状。以竹刀剖視之，即痰裹面食也。既而氣舒結散，津液流通，即索食矣。眾醫問故，盛曰：『謝君北人也，久居於吳，飲酒食面皆能助濕，濕能傷脾，脾土一虧，百病交作。有是病服是藥，更何疑焉？』眾醫咸服。

古今名醫

劉宗序

葑門仰同知(璇)喜看方書凡遇家人有病輒自料理其姊六月間勞倦中暑自用六和湯香薷飲

之類
反加虛火上升面赤身熱後邀劉宗序診視六脈疾數三部豁大而無力劉曰此病先因中氣不足內傷
瓜果生物致內虛發熱非六和香薷所能治疗况夏月
伏陰在內重寒相合此爲陰盛隔陽之症急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三錢煨干姜一錢同煎置冰中浸冷
服之其夜得熟寐至天明微汗而愈仰拜謝曰伏陰之說已領教矣但不解以藥冰之何也劉曰此即內
經熱因寒用寒因熱用之義何難之有仰大叹服

古今名醫

史載之

宋蔡元長苦大便秘國醫用藥俱不能通利蓋元長不肯服大黃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谒之閽者龃龉
久之乃得見既而診脈史欲出奇曰請求二十文錢元長問何爲曰欲市紫菀耳史遂以紫菀末之而進
須臾大便遂通元長驚異询其故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結無他以肺氣浊耳紫菀能清肺氣是以通也自此醫名大著元長深敬服之(施彦执比窗灸)

古今名醫

王時勉

常熟徐氏病中氣不足延王時勉治脈曰此症宜補劑當用參譬如筑基造基不可以時日计其成绪
須服藥百裹乃可望愈一至於十病不少減更谋一醫病勢增劇復請於王王脈之曰爾信道不焉又更
別藥以致增劇徐莫諱乃曰曾服利氣之劑王曰必如吾言則生否則非吾所能也從之果及期而愈余
嘗
見格致余論載浦江郑君仲夏患痢丹溪煎人參膏與服至五斤而痢止十斤而病安今人輕身重

财不
顧體之強弱病之浅深亟於求效况谋利嗜賄之徒動輒便施刚峻劫劑至於輕病變重重病至危往往
有之古人有言曰不死於病而死於醫可不慎歟

古今名醫

張養正

元杜清碧學道武夷至婺源病腦疽自治不愈朱丹溪往視之曰何不服防風通聖散清碧曰已服數四
矣丹溪曰蓋以酒制之清碧乃悟服不盡劑而愈自此心服丹溪弘治乙丑歲吾蘇儒學聞教谕恭遘羸
疾吳醫治之率用三白湯無奇效一日谒張養正求治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醫用之多矣養正正色曰
子勿嘵嘵吾用湯使不同遂投熟附二三片煎俾服之即瘥

古今名醫

黃師文

宋人施彦执北窗炙載黃師文治一婦人卧病垂三年状若勞瘵名醫皆以虚損治不瘥師文往視之
曰此病食陰物時或遭大驚也問之其婦方自省悟曰曩者食水团時忽人报其夫坠水由此一驚病延
至今不能愈師文以青木香丸兼以利藥一帖與之須臾下一塊抉之乃痰包一水团耳蓋當時被驚怏
怏在下而不自覺也其後安康無恙近時小兒醫陳日新形體羸常日病熱至暮尤甚醫以陰虚治或
以勞瘵治荏苒半載病勢轉危日新謂其父曰欲得大黃通利大腸爲之一快雖死無憾其父龃龉久之
姑從其請遂以導痰湯入硝黃劑煎服自辰至申下結粪一塊如核桃許抉开視之乃上元看灯時所

食
粉饵也因痰裹在外不能消化由是致熱日漸銷鈋耳向使日新不自知藥性則久爲泉下人矣谁謂劉
張之法無補於世哉

古今名醫

蔣仲賓

蔣仲賓江陰人精於醫後來吳中人未知奇有老兵行泣道上問之曰吾子爲鬼魅所凭醫莫能治今垂
絕矣仲賓往視之其子方裸體瞠目大诟且欧人人不可近仲賓即令其家取大蚯蚓數十条捣烂投水
中去泥以水遥示病者病者見水遽起持飲未盡帖然安卧更與藥瀉之而愈由是名著吳下(王止仲
半轩文集)

古今名醫

王光庵

金华戴原禮學於朱彦修既盡其术來吳中爲木客吳人以病谒者每制一方率银若干耳仲光時爲儒
未知醫也慕而谒焉因咨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
骇以爲不如恐坏其技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彦修醫案十卷秘
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径取之歸原禮还而失醫案悔甚叹曰惜哉吾不能終爲
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楊南峰蘇談)

古今名醫

蔣用文

淮南蔣用文儒而醫老益精练由戴原禮薦入爲御醫永樂中升院判極蒙宠異仁宗特加院使賜谥恭毅國朝太醫院官賜谥唯公一人而已吾鄉沈以潜宣德間征人爲醫士未甚知名會院判蔣用文
病上遣中使問之曰卿既死谁可代者用文書以潜名進即擢爲御醫進對稱旨上謂用文能知人以
潜爲不負所舉矣觀此則知前輩忠厚之風互相推薦有如是夫

古今名醫

張彦明

曾德显云人有恒心践履端謹始可與言醫道矣凡有請召不以昼夜寒暑遠近亲疏富貴貧賤聞命即
赴視彼之疾舉切吾身藥必用真财無過望推誠拯救勿惮其勞冥冥之中自有神佑如臨安張彦明爲
醫未嘗计利應有求藥期於必效一日城中火灾周遭盡烟焰中獨存其居厥後子孫荣显以此見天
道好还信不诬矣(活幼心書)

厚德

錢朱謙德

昔錢乙在宋神宗時治皇子儀國公病螈，國醫莫能治，乙進黃土湯遂愈。神宗問曰：『黃土湯何以愈斯疾？』乙對曰：『以土勝水，木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已，小臣適當其愈耳。』神宗悅其對，嘗賚甚厚。余近見丹溪先生《誨子十說》其一云：『同道中切宜謙和，不可傲慢於人。年尊者恭敬之，有學人師事之，倘有醫類但當義讓，不可攘夺致怨招謗，』經云：『禮之用，和爲貴。』噫！觀二公之謙德足以爲後學之楷范。

厚德

王李義讓

李某文江人醫名甚著家業饒裕崇仁縣有富民病篤邀李醫治之約病愈當以錢五百千爲謝李疗拯
旬日不瘥李告歸病家以其不效聊贈二百千酬之而去復延臨川王醫李询王所之以富民之疾委曲
相告王曰君既不能治吾亦徒往耳李曰不然吾得其脈甚精處藥甚當奈何主人病不愈者蓋吾之運
蹇不勝享其錢物耳余藥尚在吾往視之其疾必愈王素敬李診脈用藥一如其說惟易湯使而已越三
日富人病痊合家大喜酬以五千缗王歸郡即往诣李以所得分贈其半李堅辭不受乃曰愈病得酬物君之功也於吾何有二人相讓超時人咸叹服吁與世之毀謗同道妒賢嫉能者有間矣(擇從錄
)

厚德

張陳二醫

吾鄉張御醫致和爲人治疾有召即往往則必爲之盡力一日有老媪拜於途泣而告曰外家有子病
滨於
死貧無藥資公能恤之乎致和忻然往
視其脈授以藥又封裹數服嘱之曰旬日後啟之及愈後啟其封乃楮帛也媪往問之致和曰若子之疾
積忧所致耳今雖愈安知不以貧苦而復作也吾爲此计欲慰爾子之心俾爾衰年有所倚賴耳母子感
泣拜謝而去近時陳聘夫征先君至友也博通諸家醫書融會精彻處方制劑率與眾異每應人之求不
擇
貧富嘗有一婦人產後得奇疾邀陳疗治愿以首饰三十金致謝陳許诺及病瘥其夫置酒携所約之物

至陳曰前所以相諾者欲取信於君之夫婦也首饰乃婦人所愛吾安忍取之邪固隙之而去噫世之
乘危射利之徒聞二公之行其顙得無有乎

辯惑

論弦脈

四明張世賢《醫學百問》云：『弦之一脈在仲景則以爲陰，在叔和則以爲陽。吾蘇卢丹谷謂世賢譯論
牾
其說不歸於一定，决無爲陽之說。丹谷據脈經弦爲陰三字辟之，余竊疑焉。按六經病篇曰尺寸俱弦者
少陽受病按此以弦爲陽也切詳仲景以弦爲陰而又爲陽者何謂也許叔微曰夫仲景之意以弦脈爲
陰
者兼合乎眾脈而言且浮大者陽也兼之以動滑數之類安得不爲陽沉細者陰也兼之以涩弱弦微之
類安得不爲陰也又少陰病篇曰手足寒脈弦遲者陰也蓋此亦兼遲而言之乃爲陰症宜矣若夫沉微
而弦沉伏而弦沉涩而弦沉細而弦皆爲陰症之脈也蓋少陽之脈弦者按仲景之意以一脈而言之也
然少陽之氣通於春春脈弦者以應春陽時令之脈也豈得不爲陽也如浮大而弦洪長而弦浮滑而弦
浮數而弦者皆爲陽也夫仲景以弦脈分陰陽二用之理其義微也王叔和以弦脈爲陽而不言弦爲陰
者是以獨指一脈而爲雜病也故仲景之脈不可與雜病同日而語也丹谷駁之太過例以脈訣爲高陽
生之贋本不足取信亦難矣哉

辯惑

三焦有形狀

王叔和言三焦無狀空有名千載之下譯論不一至宋陳無擇之通達尚惑徐遁之荒唐且曰三焦有脂
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中出夾春而上貫於腦何其謬也按内經六節藏象論曰胆胃大
腸小腸膀胱三焦者倉廩之本营之居也能化糟粕轉味而出者也五臟别論曰夫胃大腸小腸膀胱三
焦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臟浊氣名曰轉化之腑由是觀之聖人且以三
焦爲有形狀矣又按蔡西山脈經其間有論三焦一篇後引禮運記曰上焦若窍中焦若編下焦若渎然
未曾發明其義新安孫景思氏因推其義而解之曰上焦若窍窍者窍漏之義可以通達之物必是胃之
上脘經曰上焦在胃之上口主纳而不出是也中焦若編編者編絡之義如有物編包之象胃之外有脂
如网包罗在胃之上以其能磨化飲食故脈訣云膏凝散半斤者此也必是脾之大絡此爲中焦經曰
主
腐熟水谷是也下焦若渎渎者沟渎之義可以决渎可以傳道乃是小腸之下曰阑門泌别水谷自此而
厘清浊之所此爲下焦經曰在膀胱上口主瀉而不藏又曰主出而不内又曰下焦爲傳化之府又曰三
焦曰水谷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蓋水谷之所入水自上而中自中而下至於糟粕轉输傳道
而下一無底滯如此尤可表其爲有形明矣所謂形者非謂臟腑外别生一物不過指其所而爲形耳或
曰經之本文乃中焦若沤今改作編字於理未安愚謂蔡西山據理運記而言又按白虎通性情篇沤亦
作編二說安得俱誤恐沤與編殆相似而讹之耳

辯惑

冲爲血海

《甲乙經》曰：『丈夫以右爲命門，左爲腎；女子以左爲命門，右爲腎。』無求子曰：『男子得陰以生，先生右腎；女子得陽以長，先生左腎。是以女右手命門爲子宮，左手腎爲血海，』二說不同何也？張洁古云：『婦人皆左爲腎右爲命門，男子主藏精者氣海也，女子主系胞者血海也，所主者異，受病則一也。』此說當爲定論。靈樞經曰：『冲爲血海，任主胞絡。』血海者，冲脈也。

辯惑

胃家濕熱

近世方書惟戴元禮症治要訣譯論切當有益後學但其間有云諸血藥中半夏陳皮自不可少余竊疑之半夏性燥功能去濕健脾古人發渴者尤且禁用恐其性燥損耗血分耳惟氣症發渴者不在
此例當時元禮必因好酒之人胃氣濕熱而致吐血者用之則宜若云諸血藥中自不可少恐非元禮之
言或門人誤記之耳

辯惑

轉矢氣

張長沙用大承氣湯必轉失氣則可服此失字之義其意何也曰仲景云傷寒潮熱大便六七日不行先
服小承氣湯若腹中轉失氣此有燥糞方服大承氣湯蓋轉失氣是下焦泄氣俗云去屁也考之篇韵屎
矢通用竊恐傳写之誤矢爲失耳宜從轉矢氣爲是且文理頗順若以失字則於義爲難訓矣(醫學全
書)

辯惑

心胞絡

越人以手心主之經謂之心胞絡且人之心爲君主之官不受邪氣凌犯其所以致病者心包絡也故經
曰真心不受邪者此也或謂心包絡乃胸中之脂膜或又謂之裹心之肉皆非也乃裹心之黃脂膜包於
心外似脂非脂似肉非肉外則有細筋膜如系與心肺相连者此則是心包絡也余謂諸兽之内景大概
亦與人相同觀其心形亦略可見矣(孫景思醫論)

辯惑

食挂

朱思古眉州人年三十歲時得疾不能食聞荤腥即呕惟用大铛旋煮湯沃淡饭數數食之醫莫能治
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疗人之疾可叹可骇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曰食挂凡人之肺六叶
舒
張而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之爲敝故不嗜食遂授之一方以清氣润
肺爲治服之三日病者鼻聞肉味覺香取啖之甚美此事宋人載於傳記余考之岐黃書皆無食挂之說
或記者假托耳或史公妄言以欺世惑人歟二者皆未可知也

辯惑

社日受胎

今人指須眉髮如雪而肌肉純白者以爲社日受胎故男曰社公女曰社婆此說非也按徐巽胎育產化
論云受胎之時母之經水正行荣血泛溢是以成胎則肌肉色白褚氏遺書所謂血先肌肤則身白者是
也或又問曰毛發皆白目視KTKT者何也經曰毛發者血之余又云肝受血而能視今值水月方行血耗

肝虛毛發失所潤目睛失所養故也此理曉然足以破愚者之惑(席上辅談)

辯惑

通則不痛

王荆公解痛字云宜通而塞則爲痛今醫人凡痛須用通利臟腑故曰諸痛爲實痛
隨利減世俗以利爲下也假令痛在表者實也痛在裏者實也痛在血氣者亦實也故在表者汗之則愈
在裏者下之則愈在血氣者散之行之則愈豈可以利爲下乎宜作通字訓則可故經曰通則不痛痛則
不通此之謂也

辯惑

抑陽扶陰

空同子曰：『夏月陽氣發散在外，伏陰在内，謂丝丝未絕之。』陰潛伏待時夏至，爲如冬至之復也驗之。井泉則陰之伏，亦九淵之底而病暑者，以大順散治之，姜桂大熱，意爲過飲冰水瓜果者，設非謂伏陰而用之也。正丹溪所謂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看其誤甚矣。經云：『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王太仆注：『春食溫，夏食寒。』所以抑陽扶陰之義也。

辯惑

聖散子方

聖散子方因東坡先生作序由是天下神之宋末辛未年永嘉瘟疫服此方被害者不可勝紀余閱叶石林避暑錄云宣和闲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醫頓廢之昔坡翁謫居黄州時其地濒江多卑濕而黄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濕而病或因雨水浸淫而得所以服此藥而多效是
以通行於世遺祸於無窮也弘治癸丑年吳中疫疠大作吳邑令孫磐令醫人修合聖散子遍施街衢

并
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無一生率皆狂躁昏瞀而卒噫孫公之意本以活人殊不知聖散子方中有附
子
良姜吳茱萸豆蔻麻黃藿香等劑皆性味燥熱反助火邪不死何待若不辯陰陽二症一概施治殺人利
於刀劍有能廣此說以告人人亦仁者之一端也

辯惑

祝由科

《外臺秘要》載：『祝由一科，丹溪謂之移精變氣，祝說病由而已，可治小病。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當用正大之法。然符水惟膈上熱痰一呷凉水，胃熱得之豈不清快，亦可取效。若內傷涉虛之人及冬天严寒之時，符水下咽，胃氣受傷，反致害者多矣。』予考之文獻志云：『祝由，南方神也，或以祝訓斷謂，但斷絕其受病之由。』二說兩存之，未知孰是。

辯惑

從乎中治

王好古《此事難知》云：『從乎中治，中治者少陽也。』又云：『寒熱俱傷，必當從乎中治，中治者溫之也。』一書兩出而各異，余切有疑焉。後閱東垣先生《醫學發明》云：『此中字蓋欲醫人臨病消息酌中用藥耳，是中庸所謂君子而時中之義也。』此帮助白。

辯惑

草庐論運氣

世之言運氣者率以每歲大寒節爲今年六之氣所終來年一之氣所始其終始之交隔越一氣不相接續
余嘗疑於是後見楊子建通神論乃知其論已先於余余請以先天後天卦以明之夫風木冬春之

交北
東之维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维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方之离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
维坤兑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维兑干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
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离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巳中兑也天中
正氣巳中而未中干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
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
坤先天卦序也世以歲氣起大寒者似协後天終艮始艮之義然而非也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KT契先
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
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成歲起濕土巳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
間断於傳承之际哉然則終始乎艮者可以分主氣之所居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草庐文
集)

辯惑

解内經義

内經云天明則日月不明近見虞天民解云君火太過熱令早行火爲离明之象故曰明淫觀其所釋
終不了然偶閱醫垒元戎云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窍天所以藏德者爲其欲隐大明故大明見則小
明
灭故大明之德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隐矣所論者何言人之真氣亦不可大泄露當清净法
道以保天真苟离於道則虚邪入於空窍風熱之害人則九窍閉塞雾露之爲病則掩翳精明取類者在

天則日月不光在人則兩目隱耀也

辯惑

褚氏轉語

褚氏遺書其論男女之脈與叔和大異不知有所據否如本氣篇中有一轉語云心以役氣肺以通氣脾
以養氣腎以泄氣惟肝不用愚謂肝非無用也素問云肝者將军之官谋虑出焉四臟皆與氣相關不以
肝而節度谋用焉則必至於太過不及之患矣黃庭内經云肝臟胆腑最爲紧切如變化設施断谋遠虑
其功有過於四臟者但以心主血肝藏血者收藏之義大抵血随氣行不以氣而制驭之則血妄行若言
肝與氣不相關則不可也

辯惑

肝常有余

近時醫者多执前人肝常有余腎常不足之說往往舉手便用平肝之劑按聖濟經云原四時之所化始
於木究十二之所養始於肝女子受娠一月是厥陰肝經養之肝者乃春陽發動之始萬物生長之源故
戒怒養陽使先天之氣相生於無窮所以肝主色氣和則體澤氣傷則枯槁故養肝戒忿是攝生之切要
也不可專泥前說

辯惑

飲食入肝

症治要訣傷食門有云人之飲食下咽而入肝由肝而入脾由脾而入胃因食所傷肝食不理故痰

涎壅
塞如中風状有半身不遂者肝主筋故也治以風藥則誤矣余謂此論甚正但云食下咽而先入肝次入
脾再次入胃之語未免有疑按存中筆談云凡人之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則纳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
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氣呼吸正如冶家之鼓人之
飲食藥饵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五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雖各別其入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
洞達但滓穢即入大小腸矣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以氣味到彼爾物质豈能至彼哉余因未
諳前說而書此以證之或原禮別有一說也

格言

異法方宜

近時醫者偏执己見或好用熱藥或好用凉藥然素問有異法方宜論抑何嘗偏执邪古之良醫必量人
之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以湯劑或補或瀉各随其症若的是陽虛失血治以干姜附子諸虛百損補
以人參黃痰熱壅嗽清以芩连大便結熱利以硝黃其法豈盡廢乎許叔微有云形有寒邪雖嬰孩亦
可服金液臟有熱毒雖老羸亦可服大黃至哉通變之說也

格言

正治反治

病有正治有反治然正治之法人皆知之反治者從順病氣之法也假如治熱症不可純用寒凉佐以辛
溫之藥爲之向導治寒症不可純用溫熱佐以辛凉之藥爲之向導否則病拒藥而格不入其病反纵

反纵則痛發尤甚丹溪治疝用山梔除濕熱佐以烏頭散寒郁古方以蜜煎附子葱白散加大黃之屬即
經所謂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之意云

格言

權變處治

昔聞老醫云治北方之疾宜以攻伐外邪爲先治南方之疾宜以保養内氣爲本蓋北方風氣浑厚禀
賦雄壯兼之飲食倍常居室俭素殊少戕贼元氣之患一有疾病輒以苦寒疏利之其病如脱而快意通
神
矣若夫東南之人體质柔脆腠理不密而飲食色欲之過侈與西北之人迥異概以苦寒之劑攻之不幾
於操刃而殺人乎余因其言而推展之曰北人禀氣固厚安能人人皆實南人禀氣雖薄安能人人皆虚
學人當以權變處治因其虚實而藥之斯無一偏之弊矣

格言

治病六難

嘉禾周伯器(鼎)云惟貴勢人之病難治者有三群醫爭欲售所能攻補雜施一難也遇下不以禮自重
者不苟往所往者非所重二難也唯唯取悦孰得盡禁其欲三難也余亦有三難以補周之未備朝病暮
藥速欲求效四難也猎涉方書有病自治五難也不信服藥惟仗鬼神六難也

格言

元氣爲本

脾土上應於天，亦屬濕化，所以水穀津液不行即停聚而爲痰飲也。夫人之病，痰火者十之八九，老人不宜速降其火，虛人不宜盡去其痰，攻之大甚則病轉劇而致危殆，須以固元氣爲本。凡病推類而治之亦思過半矣。(空同子)

格言

處方貴簡

醫者識脈方能識病，病與藥對，古人惟用一藥治之，氣純而功愈速。今之人不識病源，不辯脈理，品數多，每至十五六味，攻補雜施，弗能專力，故治病難爲功也。韓天爵《醫通》云：『處方正不必多品，但看仲景方何等簡任。』丹溪謂東垣用藥如韓信用兵，多多益善者，蓋諱之也。

格言

心腹內虛

夏文靖公云：『夫人之痈疽伏於身，未潰則忧不測，已潰則可緩治，宜進和平之劑，加之資補，俟血氣調和而自愈。若不小忍而惟毒之是攻，侵淫不已，心腹內虛，恐患復生於他處，不可不虑。』此雖文靖借喻國政之言，深得病情，故表出之。

格言

形症脈病

醫乃人之司命，不可妄意爲之，須心中曉然，指下明白，以形症脈，以脈究病。按指當有法而指無大遽，病必有源而病必詳推，然後察人之虛實，視時之寒燠，體之肥瘠，以至風土異宜。如西北之地山廣土厚，其俗所食黍麦粱肉，故其禀差壯而多風痹之疾。東南之地土薄水深，其俗所食粳稻鱼虾，故其禀受差弱而多脾胃之疾。苟能察此用藥則庶乎可以言醫矣。

格言

附子單服有毒

吳球《諸證辯》云：『處州地阜嵐氣濕熱，每行辛凉之藥多效金华连境相隔百余裏民俗有病動輒便
施附子姜
桂以爲常事。地之相近尚且不同，况南北之地相去千里者乎？』余嘗聞臺州村落愚民有病單服附子，是以患喉症死者多矣。陳無擇《三因論》有云：『附子不宜單服，須佐以人參、甘草、生姜方可以制其毒。』經云：『六分熱來一分寒，故熱病多而寒病少也。』醫者用姜桂烏附燥之藥，不审寒熱虛實，歲運迁移，猶如抱薪救火，爲害滋甚，可不慎乎！

格言

學貴知要

世醫治病不先理脾胃及養血安神是不明标本之理也凡人病脾虛發熱痰氣壅塞不审虛實寒熱動
輒牛黄清心丸一概施治殊不知藥性稍凉胃氣受傷失其本矣惟宜溫養其胃使其飲食少進而後攻
其他疾是之謂标本之理也前輩有云學貴知要不在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正此謂歟

格言

脾胃属土

經云脾爲黄婆胃爲金翁主養五臟六腑若脾胃堅固則津液通行氣血流轉使表裏冲和一身康健
若脾胃一虛何病不起蓋脾胃属土萬物資生李空同曰五行木金水火四氣不纳邪邪入則坏惟土纳
汗汗變則化化則神是故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爲土游溢精液输灌肺腎肝心不然百物食之腥荤
臭味穢雜於胃中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庄子曰神奇則臭腐臭腐復爲神奇蓋言土也

格言

真元根本

五勞者，五臟之勞。皆因動作勉強，用力過度曰勞索矩新書云受氣貪欲則爲勞夫人身之真元根
本氣
血精液是也世之勞瘵之症最爲難治蓋因人之壯年恣意酒色以致耗散真元不生津液遂至呕吐血
痰骨蒸體熱腎虛精憃面白頰红白浊遺精及痰涎咳嗽謂之火乘金候重則半年而死輕則一年必危
俗醫不究其源苦以大寒大熱之藥妄投亂進殊不知大寒則氣愈虛大熱則血愈竭是以世之犯此疾
者多不能免於死由醫之不得其人也良可悯哉

格言

用藥有權

震澤王文恪公云：『今世醫者率祖李明之、朱彦修，其處劑不出參术之類，所謂醫之王道也。』信知本者矣。然病出於變，非參术輩所能效者則藥亦不得不變，可變而不知變則坐以待亡，變而失之毫厘則反促其死，均之爲不可也。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藥而能權可謂妙矣。』明之彦修未嘗廢權也，世醫師其常而不師其變，非用權之難乎？(震澤文集)

格言

寒熱折衷

東嘉項昕氏云：『堅痛爲熱，本指瘡瘍而言。』經曰諸痛肿痒瘡瘍皆属心火蓋心主熱化故痛属熱即
不以寒言至於急痛因寒故舉痛論諸痛爲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内以辛熱散之
佐以苦寒張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寒之

氣良以此耳凡所臨症固當察脈之陰陽驗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爲有熱而無寒亦不可專以爲有寒而
無
熱斯能盡折衷之道也

妄治

劉文泰

弘治末年，孝宗皇帝之崩病熱也，院判劉文泰誤以熱劑進，上服之渴甚，索水飲，文泰執不可。內侍有進西瓜者，上啖之仅能出言，召大臣劉健等受顧命，於是文泰下獄然仅謫廣西戍而死。昔後周姚僧坦名醫也，帝因發熱，欲服大黃藥，僧坦曰：『大黃乃快藥耳，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不從，服之遂至不起。及明帝有疾，諸醫皆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乎藥。僧坦曰：『脈洪而實，必有宿食，不用大黃必無差理。』帝從之，果下宿食乃愈。醫者當先明強弱虛實，又察脈之沉浮，非大黃之罪，醫者之誤也。

妄治

劉觀妄對

太醫院院判劉公(觀)常侍太宗左右，大暑中，上方束一帶，乃片腦合成者。問觀曰：『此帶何如？』觀對曰：『片腦性寒傷腎，惟有香耳。』上遽命解去。按本草云，片腦性大辛善走，故能散熱，今劉謂之性寒何也？丹溪云：『龙腦属火，諸香皆属陽，豈有至香之物而反寒乎？』噫！劉觀漫言，蓋不學無术之過歟。

妄治

醫僧庸妄

陳汝中嘗病脾胃郁火之症，求治於盛用美。盛診其脈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可以死。如此治可以少生，如彼治可以速死。』既而治之，汝中遲其效，或以浮屠善醫，薦者汝中惑其說，遂求治，飲其藥呕血一升遂死。噫！醫以用藥，藥以攻疾，疾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何以醫藥爲哉？彼浮屠者乃庸妄人也，目不知醫經，口不辯藥性，指不察脈，候

人之虛實病之新久，一切置之不問而惟藥攻擊之，其殺人蓋亦多矣。予咎汝中之不善擇醫而致速死，書此以爲世輕服藥者之戒。

妄治

妊婦藥誤

昆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爲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令人以湯饼轴
戛之不效後得一醫診之乃曰此胎氣也用四物湯安之而愈後果生一男又南京戶部主事韓語亮妻
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脐之左右適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瘕服三棱蓬术之劑以其不效乃止旬余腹漸覺大至數月生二男噫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菽园雜記)

妄治

無病服藥

浙人柯敬仲、陳云、峤從化三人自恃禀氣強盛，預防痈疽之患皆好服防風通聖散，每日須進一服以爲快。其後三人不及中壽之年，無病暴亡。噫！豈非好服凉藥太過，銷爍元氣，急無所救者歟？欲求益生反致殞命。嗟夫，張洁古有云：『無病服藥乃無事生事，可不戒哉！』(楊太史山居新话)

妄治

木鳖子有毒

木鳖子不可服與猪肉，相反犯之立死。余嘗見劉績《霏雪錄》載：『一富人生二子皆钟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痞塊。其父得一方，用木鳖子煮猪肉同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子死。』近見山塘吳氏子，年二十余，患便毒，清晨服木鳖子藥，至午飽啖猪肉，須臾叫噪而死。是以益信劉之所記不妄云。

妄治

世醫好奇

老人痰氣及小兒慢驚脾風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粗大脈來浮數是謂陰盛格陽或誤認爲陽
氣已復又有喉中痰响如锯一二日間但閉目不开此虛極之故醫者不識覆灯將灭之證反行下痰之
藥往往痰随氣下氣
随痰絕醫者慎之顷歲吳士黃得之妻病羸疾絕食骨立延世醫治遂用猪尾膏疗之藥才入咽立斃
余見颅囟方書猪尾膏主治痘瘡血旬日後不結膿窠痂心火炎燥氣喘妄言如見鬼物者用之
今乃以治氣血久虛之人致其速死觀此醫其可以世論耶書此以警好奇者

藥戒

矾石有毒

余讀淮南子曰人食矾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豆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也昔見宋人記洪文安公亦信庸醫誤服矾石丸竟至精液皆竭七窍流血而死淮南子之言亦有征矣

藥戒

寒食散猛毒

魏晉間，人喜服寒食散，即五石散是也。孫真人載於《千金方》中而皇甫謐因試其藥遂爲廢人，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畏熱，悲恚欲自殺。噫！服此散者不聞有利於人，其爲害甚多。余讀晉史載裴秀服此散遂致暴死，裴秀不足較，若皇甫謐諳藥性、著醫書而亦誤服何哉，故顏之推深戒子孫不可輕服古方，乃援引皇甫謐、殷仲堪爲戒者此也。(石林避暑錄话)

藥戒

戒服松脂

顏之推嘗戒兒輩有曰凡欲饵藥必須精审不可輕妄近有王愛州在邺曾服松脂不得其法服之腸塞
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汝曹不可不深戒也余嘗見東坡志林備載服松脂法稱此方有牢牙駐顏烏須
之功惜坡翁未深考焉

養生雜言

不處大室

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
眾珍衣不熱熱則脈塞脈塞則氣不達味眾珍則胃克胃克則中大鞔大鞔則氣不達以此求長生其可得乎(吕氏春秋)

養生雜言

七十懸車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仄，體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軀於風尘，役方寸於外物矣。(陶隐居真诰)

養生雜言

形神福全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亢倉子)

養生雜言

養蔬養果

灌园所以養蔬也，軀禽所以養果也。養生之士豈不如養蔬養果之人乎，較其理之輕重何如哉？(
耄智余書)

養生雜言

保養爲本

天地以生成爲德，有生所甚重者身也，身以安樂所可致者，以保養爲本。世之人必本其本，則本必固，本既固疾病何由而生，夭横何由而至，此攝生之道，無逮於此。(養生雜抄)

養生雜言

四養

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信，養股趾者常步履。(褚氏遺書)

養生雜言

修昆仑

髮宜多梳，齒宜數叩，液宜常咽，氣宜精炼，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昆仑耳。(黃庭内經)

養生雜言

五難

養生有五難：名利不灭。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声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虑精散，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陽，不能不夭其年也。五者無干胸中，則信順日深，玄德日全，不祈喜而自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歸也。(嵇康養生論)

養生雜言

明目化痰

食後以小紙捻打喷嚏數次，氣通則目自明，痰自化。(瑣碎錄)

養生雜言

存泥丸

早起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以手摩額上至頂上，滿二九止，名曰存泥丸。(太平御覽)

養生雜言

菊花枕

菊花枕久之令人腦冷，以决明子置之枕中最能明目。(瑣碎錄)

養生雜言

叩齒得壽

夜行常琢齒，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声，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嗽液，祝說亦善。昔鮑助者都不學道，亦不知法术，年四十餘忽得面風。氣口目不，正氣入口而兩齒上下恒相切叩甚有声响，如此昼夜不止，得壽年一百十七歲。(真诰)

養生雜言

陰陽失和

凡人飲食，恣意膏粱，陰陽失和，最爲百病之本，致使七情内損，六氣外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惟當

勤於藥术疗理，豈得倚仗於神明乎？所謂鬼道显醫道微，可慨也夫。(真诰)

養生雜言

公度知道

柳公度年八十余，步履輕健，或求其术，曰：『吾無他术，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蓋知道之士，怒不見於色。而暴悍之夫，動輒忿戾，其所傷多矣。攝生者宜以此爲戒。

養生雜言

奉養倒置

進士劉遁遇異人，曰世人奉養往往倒置早漱口不若將卧而漱去齒間所積牙亦堅固(云笈七签)

養生雜言

移心法

張畋苦疾既瘳谒九河公公曰子於病中曾會移心法否畋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静之不藥而愈(張畋語錄)

養生雜言

生子不備

雷电交合之子必病癲狂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也(玄女中房經)

養生雜言

腸胃虛薄

尊年之人不可頓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谷氣長存若頓令飽食則多傷滿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納故成疾患爲人子者深宜體悉此養老之大要也(奉亲養老書)

養生雜言

思邈論養性

凡人飽暖安樂纵情恣意以致夭折者多矣使辛苦忧畏拂亂心志能謹畏無意外事可以永年孫思邈論養性以忧畏爲本其言反復切甚正此謂也(倚覺粗雜記)

養生雜言

養生小勞

善養生者，形要小勞，無至大疲，故水流則清，滯則浊矣。養生之人欲其血脈運動如水之流，坐不欲至倦，行不欲至勞，频行不已然宜稍緩即是小勞之术也。嵇康有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謂其運動而然耳，養生者識之。

湯名

越脾湯

金匱要略水氣門越婢一湯成無己注云脾治水谷爲卑臟其职若婢故名越婢楊善注云脾裨也在胃
之下裨助胃氣生化水谷二說皆非余閱趙良仁金匱衍義方論云越婢之一湯婢當作脾然甘者是土
之本味所以脾氣不和和以甘熱胃氣不清清以甘寒故以石膏麻黃甘草行其津液所以發越脾氣以
散皮肤間風水越脾之名蓋有自云

湯名

三建湯

三建湯所用附子天雄川烏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比見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虛風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虛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故名之曰三建湯是也(癸心雜志)

湯名

承氣湯

凡人胃氣爲濕熱所傷必瀉其土實而元氣乃得上下同流，此承氣之所由名也。

湯名

瀉心湯

或曰吐血衄血之症乃心氣不足所致仲景治法不用補心湯而反用瀉心湯何也余曰若心氣獨不
足則不止吐衄也此乃邪熱因不足而客之則虛火妄動故有吐衄之症得大黃之寒以苦泄其熱以苦
補其心則火亦有制而無妄動之害一舉而兩得之矣豈莫學所能知哉

湯名

達生散

古人湯散命名必有取義，如催生方名爲達(音脫)生散何也羊初生曰達羊子易生無留難也故
取其易生而無產難之義詩經生民篇云誕弥厥月先生如達是也

傷寒

傳經失次

戴原禮辯傷寒論中所謂傳經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豈有第二日病在裏而第三日又在
半表
半裏者何也以五行生克論之陽主生則水生木太陽膀胱陽水合傳之少陽胆木兼太陽在表少陽表
裏之間陽明在裏自外漸入於内次第正當陽明居少陽之次此說實前人之所未發陶節庵傷寒琐
言未之及何耶

傷寒

退陰回陽

近世患陰症傷寒，往往疑似參痊。初便不敢用附子，直待陰極陽竭而用之，則爲遲矣。大抵治法有是病而投是藥，豈可狐疑而誤治也哉？且夾陰傷寒，先因欲事伏陰於内，却又著寒，内外皆陰，陰氣獨盛則陽氣以衰，故脈沉而足冷也。必須急用人參健脈，以益元氣爲主，佐以附子溫腎經，散寒邪，以退陰而回陽也。若捨此二味不用，將何以救之哉？近見一人病陰症傷寒，先因感寒濕，既而發熱不食數日，後不省人事，語多錯亂，神思昏迷，面青齒露。人謂其必死，張致和診之，兩手脈沉細，先以小柴胡湯與之，急以四君子湯加炮附子數片煎成藥置盆中，以水制其熱性，少時令溫與服，其脈漸回，神思亦爽，更用他藥調理而愈

傷寒

仲賓治傷寒

一人病傷寒期月，體兢兢而振齒相擊不能成語，醫環視束手。仲賓後至診之，曰：『急取羊肉來！』群醫曰：『傷寒大忌羊肉！』仲賓曰：『諸君無嘵嘵。』以羊肉斤許熟之，取中大臠，別用水煮，良久取汁一升與病患服，須臾戰止，汗大出而愈。(王止仲文集)

傷寒

秀州醫僧

平江張省病傷寒，眼赤舌縮，唇口破裂，氣喘失音，大便自利，勢甚危篤，諸醫皆欲先止其瀉。適有秀州醫僧寶鑒者過蘇張，延視診脈，乃投以茵陳五苓散、白虎湯而愈。諸醫問故，僧曰：『仲景云：「五臟實者死。」今大腸通更止之，死可立待。五苓以導其小便，白虎以導其邪氣，此則醫家之通曉也，何難之有？』(云麓漫抄)

傷寒

傷寒坏症

世謂傷寒汗吐下三法差謬名曰坏症昔張致和用獨參湯救治一人垂死手足俱冷氣息將
絕口張不能言致和以人參一兩去蘆加附子一錢於石銚内煎至一碗以新汲水浸之若冰冷一服而
盡少頃病患汗從鼻粱尖上涓涓如水此其驗也蓋鼻粱上應脾若鼻端有汗者可救以土在身中周遍
故也近陸同婦產後患疫症二十余日氣虛脈弱即同坏症亦以此湯治之遂愈孫真人云人參湯須得
長流水煎服若用井水則不驗蓋長流水取其性之通達耳

頭痛頭風

頭痛治驗

世俗嘗言：『頭無寒疼，腹無熱痛。』此不經之說也。黃帝問曰：『病頭痛，以數歲不已，此何說？』岐伯對曰：『當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也。』余昔治楊氏婦，年五十余，病頭痛，歷歲侵久，或治以風，或治以痰，皆不效。余脈之左寸沉遲而芤，曰：『此氣血兩虛也，用當歸二兩、附子三錢。』一服減半，二服其病如失，更不復發。用藥對症，不啻影响有如是乎？一婦人偏頭痛久不愈，醫用大承氣湯即瘳，何也？蓋陽明燥，金勝乘肝氣郁，氣郁則血壅，血壅則上下不通，故燥結以承氣湯疏通之則氣血流行而肝氣通矣。傷寒治例云：『少陽偏頭痛多便閉，宜下之。』此爲新病者。設若久病，元氣不足者，更作處治。

膈噎諸氣

氣主生化

天地之氣，萬物之祖也。是故氣化則物生，氣變則物易，氣盛則物壯，氣弱則物衰，氣正則物和，氣亂則物病，氣絕則物死。是故先天而天弗违，後天而奉天時，在乎善養之而無暴云耳。內經云：『百病皆生於氣。』良有以哉

膈噎諸氣

形小氣大

俗儒謂形實氣虛虛如何載得實殊不知形小氣大形亦是氣之所凝結者也氣雖運乎形之外而實未
嘗不行乎形之中若非氣之至健則形雖實豈能以自立哉氣在天地則该乎萬物而言在人身則该乎
一體而論夫人之一身所以能運動奔走者莫非氣之所載及其此氣一絕則形即仆矣是氣之健非形
之健也虛能載實此之謂也(理學類編)

膈噎諸氣

七氣湯

諸氣成疾，有若同門失欢，惟和而已。若用峻劑下之則元氣受傷，變症百出矣。余嘗治周時中内傷七情，腹中有塊堅牢如杯，或上或下，小腹絞痛氣奔息急七日不食別無他症此名奔氣古人雖有奔氣湯與
脈不對只宜加减七氣湯大劑與服至夜半稍定明旦又進一服氣平如故若不論其虛實概以耗氣破
堅之劑投之則元氣愈傷而氣喘愈急矣所謂差之毫厘失以千裏也

膈噎諸氣

猫胎治噎

猫生子胎衣陰干存性酒調服之治膈噎病極有效嘗聞猫生下子後即食胎衣若欲取之必候其生時急令人取可得若稍遲則落其口矣(菽园雜記)

喘嗽痰火

附子治嗽

吾鄉沈方伯良臣患痰嗽，昼夜不能安寢，屢易醫，或曰風、曰火、曰熱、曰氣、曰濕，湯藥雜投，形羸食減，幾至危殆。其子恳求治於張致和，張脈之乃曰：『脈沉而濡，濕痰生寒。』復用寒凉脾家所苦，宜用理中湯加附子，其夜遂得貼枕。徐進調理之劑，果安。或曰痰症用附子何也，殊不知痰多者，戴原禮常用附子疗治之，出《症治要訣》。

喘嗽痰火

積痰類祟

昔劉子正妻病氣厥，笑哭不常，人以爲鬼祟所凭。後遇儒醫倪惟德診其左右手曰：『脈俱沉，胃脘必有所積，有所積必作疼。』遂以二陳湯導之，吐痰升許，病果愈。

喘嗽痰火

單方愈嗽

仇山村少時嘗苦嗽疾，百藥不瘳。有越州學錄者教其取桑条向南嫩者，不拘多寡，毋条約寸許，用二十一枝纳於沙石锅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仇遠稗史)

喘嗽痰火

火有虛實

盘溪周訓導舜卿年五十時患痰火之症外貌雖禀氣則厚性不喜飲請朱醫視脈孟浪指爲虛

火用
補中益氣湯加參术各五錢病者服藥超時反致氣喘上升喘息幾不能活復延錢中立視之曰此實火
也宜瀉不宜補痰氣得補火邪愈炽豈不危殆先用二陳湯探吐出痰碗許其夜安寢平明仍用二陳
去
半夏加朴硝大黃下結粪無數其熱始退更用調理藥旬日始安吁不識病機妄施補瀉鮮不败事者矣
(e)麻油化痰
蘇合香丸古方多以酒調服是以往往服者不能奏功若以人參湯佐之其功倍於常也凡中風不省人
事牙關紧急者用此丸旋加麝香一二分以真麻油調灌之無不吐痰而蘇者蓋麻油最能化痰試滴痰
上須臾痰化爲水若口开脈絕者不救

泄瀉痢疾

理脾安腎

凡病患湯飲入胃就覺至脐下便欲小便由精氣不输於脾不歸於肺則心火上攻使口燥咽干是陰氣
太甚也饭後随即大便乃脾腎之疾夫脾腎交濟所以有水谷之分脾氣雖強而腎氣不足故飲食下咽
而大腑爲之飧泄也治法宜理脾安腎蓋脾腎之氣交通則水谷自然克化此所謂妙合而凝者也(仁
齋直指方)

泄瀉痢疾

痢疾治驗

一人大醉飲水與冷茶無數後病便血甚鮮先以吳茱萸丸翌日又與平胃五苓散各半三大服血止復

變白痢又與神應丸四服白痢乃止安和如故或問曰何不用寒凉解毒所用者溫熱之劑醫曰君用寒
凉藥其疾大變難疗寒毒内傷復用凉藥非其治也况血爲寒所凝侵入大腸間而滯下作痛得溫乃行
所以用溫熱其血自止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謂也(醫垒元戎)

泄瀉痢疾

脾胃傷冷

吾邑陸炳文本富家子年三十歲時七月間患血痢日夜百余度肚腹痛醫悉用芩连阿胶粟壳之劑
皆不效其病反劇家人驚怖邀老醫劉宗序脈之曰脾胃受傷苦用寒凉病安得愈投以四君子湯加干
姜附子其夕病减半旬日而愈或問其故劉曰病者夏月食冰水瓜果太多致令脾家傷冷血不行於四
肢八脈滲入腸胃間而下吾所用附子干姜補中有發散其所傷冷毒故得愈也王汝言雜著有云芩连
芍藥爲痢疾必用之豈其然乎

泄瀉痢疾

食蟹致痢

宋孝宗嘗患痢，眾醫不效，德壽忧之。過青宫偶見小藥肆，遣使問之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宜之，至請得病之由，語以食胡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曰此冷痢也遂進一方用蓮藕一味不拘多寡取新采者爲
佳細捣汁以熱酒調服捣時用金杵臼酒調數次而愈德壽大喜就以金杵臼賜之仍命醫以官至今呼
爲金杵臼严防御家可謂不世之遇(仇遠稗史)

泄瀉痢疾

涩劑禁用

仲景治痢法可下者十法可溫者五法謂之下者率用承氣湯加減謂之溫者率用姜附湯何嘗以巴豆
粟壳之劑乎俗醫見自利而渴煩躁不眠手足微冷者皆用苦劑攻之殊不知陰盛發燥欲坐井中故前
哲用吳茱萸湯甚者用四逆湯經曰陽虛陰乘之謂也丹溪用吳茱萸湯治霍亂吐瀉轉筋者亦此意也
近時醫人不审痢之赤白病之新久驟用罂粟壳石榴皮之類以爲秘方其功但施於久痢洞泄者則
宜
若初起者用之閉塞積滯變生別症以致經年累月謂之體息痢者是也世俗但知涩劑之能塞不知通
劑之能塞也後之學人貴在變通不可执一而治

泄瀉痢疾

冷酒致痢

參政陸公(容)嘗於客座聞一醫者云酒不宜冷冻飲料陸頗讶之謂其未知丹溪之論而云然耳二三
年
後秋間陸公偶得痢疾延此醫治之云公得非多飲凉酒乎陸以實告遵信丹溪之言暑天常飲冷醇酒
醫
云丹溪但知熱酒之爲害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也服藥數帖而止余閱儒門事亲云張戴人治一人病
危熱戴人往視之其人曰我別無病三年前當隆暑時出村野有以煮酒饋余者適村落無湯器冷冻飲料數
升便覺左胁下闷漸作痛結硬如石至今不化针灸磨藥殊無寸效戴人診其兩手脈俱沉實而有力先
以獨聖散吐之一涌二三升氣味如酒其痛即止後服和脾安胃之劑而愈始知冷酒之致病也如此

泄瀉痢疾

血痢治驗

王一山年六十餘，因多食蟹，蓄毒在臟，秋患大便膿血，日夜三四十度，醫率用止血之劑不效。延至半載，氣血漸弱，飲食漸減，肌肉漸瘦，服熱藥則腹愈痛血愈下，服凉藥則瀉注，諸醫技窮束手，待盡而已。所亲邀余治之，遂用人參一兩、椿白皮五錢、甘草一錢五分，一服減半，二服漸可，三服膿血頓止，大便見粪矣。後加調理半月，顏貌腴澤，精神倍強，飲食如故，脈息平和矣。

疟疾

疟禁劫藥

疟之爲疾寒熱并作謂之疟二日一發謂之經年累月謂之內經問答詳盡今人未嘗深究但
持無
痰不成疟之說傳習砒黃豆粉爲丸衣以朱砂謂之疟丹或以常山一味爲君名爲疟藥不問虛實
概行
施治或偶與痰疟相投暫得取效若脾虛氣弱之人疟不因痰而或七情所致者投之大作呕吐精
源髓
海倒流逆動病勢轉增爲祸不浅婦人所畏者吐耳尤難遽投當詳其病源有暑風濕痰食老疟之
不同
若貧贱之人其身雖苦其志則安雖用砒石朱砂有毒之藥以熱攻熱亦能取效至於富貴之人往
往役
心大甚加之奉養過厚内火與外火俱動以熱攻熱變爲吐血瀉血瘡瘍呕吐之症豈可以一概而
治之
哉

疟疾

附子愈疟

岭南一大商病疟胸中痞闷煩躁昏不知人愿得凉藥清利上膈其症上熱下寒脈沉而微以生姜附
子作湯浸冷俾服超時蘇醒自言胸膈疏爽然不知實用附子也若庸工見其胸中痞闷投以凉藥下之
十無一生然此法惟山嵐瘴氣所致下體虛冷之人宜施若暑疟痰疟則別處治可也

仙方

純陽仙方

吳中王省遇仙丹治風淫末疾而四肢爲四末也脾主四肢風邪客於肝則淫脾脾爲肝克故疾在末若風寒濕痹而氣滯不行或麻木作痛手足不仁此爲有余之症法當行氣勝濕服此丹有功若痿痹
之
症得之血虛所致認作有余而治去生不遠或有問余曰此方純陽真人所授何西北之人服者多效東
南之人服者幾危其理殆不可曉余曰西北水深土厚禀氣盛是以烏附姜桂之劑可以勝之脾恶濕得
燥則愈南方禀氣弱木動火明陽氣易升投之爲害甚矣故曰天有四時寒暑迭用地有五方高下随宜
此之謂歟

仙方

張景芳遇仙

成化丁酉年七月間，欽天監張臺官景芳領朝命往陕西秦邸興平王治HT張至半途偶获腹脹之
症醫
莫能疗寓居卧龙寺待盡而已抵夜見眉一叟忽過访自云能治此疾張延診視兩手脈即口授一方
以杏仁陳皮海螵蛸等分爲細末佐以树叶槐树叶桃树枝各七件翌日正午時汲水五桶煎三四沸

至星止時再煎一沸患者就浴令壯人以手湯中按摩脐之上下百數少時轉矢氣病即退矣張領教一
如
其法黎明此老復至病去十之七八矣酬以禮物纤毫不受是夕肿脹平復此老更不復見矣或謂張景
芳遇仙云(客座新聞)

仙方

醫者得道

昔有貴人病而天方不雨更十數醫皆莫效最後一人至脈已則以指计甲子曰某夕天必再竟出不言治
疾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耶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及是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
疾若脱去明日此醫來谒貴人喜且問曰前日視脈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忧
得之然私计君侯忠且仁所忧者民耳以旱爲忧以雨爲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也若是醫者可謂得
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
之(逊志齋文集)

神针

女膝穴

劉漢卿郎中患牙槽風久之頷穿膿血淋漓醫皆不效在维楊時有丘經历妙於针术與漢卿针委中及
女膝穴是夕膿血即止旬日後頷骨蜕去別生新者完美如昔又張師道亦患此症復用此法针之亦愈
委中穴在腿中女膝穴在足後跟考諸针經無此穴惜乎後人未之知其神且驗也(癸辛雜志)

神针

可久针肉龟

一人患腹疼延葛可久視脈謂其家曰腹有肉龟視熟寐吾针之勿令患者知知則龟藏矣患者問故家人
诳曰醫云寒氣凝結多飲醇酒自散矣患者喜引觴劇飲沉酣而卧家人亟报葛以针刺其患處病者
驚悟俾以藥饵須臾有物下俨如龟形厥首有穴蓋针所中也病遂愈(黃日升蓬窗類記)

神针

讀易悟治法

江西醫士黃子厚爲术精诣其治往往出人意表有富翁病泄瀉弥年禮致子厚診疗浹旬莫效子厚
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合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
珠
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坠少有息則坠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爲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
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窍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溜無余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症矣即治裝往翁家
驚喜至即爲治艾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止矣(朱石文集)

神针

腳氣灸風市

蔡元長篇开封尹據案忽覺虫自足心行至腰間落筆暈倒久之方蘇吏曰此疾非俞山人不能疗遂召
之俞曰真腳氣也灸風市一艾而去明日又覺虫自足至風市便止又明日疾如初俞曰是疾非千艾不

治一艾力盡故疾復作遂灸數百壯而愈一人足痹灸以風市肩隅曲池三裏寻亦愈
(洪氏經驗方)

奇疾

視正爲斜

淮安陳吉老儒醫也有富翁子忽病視正物皆以爲斜凡幾案書册之類排設整齊必更移令斜自以爲
正以至書写尺牘莫不皆然父母甚忧之更历數醫皆不諳其疾或以吉老告遂携子往求治既診脈後
令其父先歸留其子設樂开宴酬劝無算至醉乃罢扶病者坐轎中使人升之高下其手常令傾側展轉
久之方令登榻而卧達旦酒醒遣之歸家前日斜視之物皆理正之父母跃然而喜且問治之之方吉老
云令嗣無他疾醉中嘗闪倒肝之一叶搭於肺上不能下故視正物爲斜今復飲之醉則肺脹展轉之間
肝亦垂下矣藥亦安能治之哉富翁厚爲之酬(云麓漫抄)

奇疾

視物倒植

元末四明有吕復别號沧洲翁深於醫道臨川道士萧云泉眼中視物皆倒植請治於復復問其因萧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至天明遂得此病復切其脈左關浮促即告之曰嘗傷酒大吐時上焦
反復致倒其胆腑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内外因)而致内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胆遂以藜蘆瓜蒂爲
粗末用水煎之使乎且頓服以吐爲度吐毕視物如常(九靈山房集)

奇疾

邹妻發瘕

張子和十形三疗云戴人治王宰妻病胸膈不利戴人用痰藥一涌而出雪白虫一条長五六寸有口鼻
牙齒走於涎中病者忿而断之中有白發一茎余按永徽中僧病噎者腹中破一物其状如鱼即所謂生
瘕也嘉靖初長洲邹表妻患小腹下左生一塊形如梅李久之吐出始則腐潰若米粞之状中則若蚬
肉
之状以指捻开則有長發數条在其内名醫竟不能治遂至不起余嘗見蛇發等瘕往往戴於方書或偶
因食物相感假血而成理或有之不可指爲妄誕也

食忌

河豚有毒

弘治巳未春，鄰居一人食河豚子而斃，與之同食者急飲穢汁，雖無恙然猶數日始安。嘗聞此鱼有不可食者，三赤目苍点燕尾。余若烹庖得法可食，能發痼疾。肝不熟，食之令人麻。子不熟，食之令人脹，食其眼則酸。唯江陰人好食子，必埋之於地中，經二三宿取出煮竟日，以红曲同煮焉。觀其色通红則可食，否則食之必死。誤中其毒者用橄欖蘆根汁解之，調地漿亦能解。

食忌

斑鱼微毒

劉文洁妻有妊，產期將近。偶食斑鱼，入夜四肢厥冷，胸满腹脹，氣塞痰上，喘息不定，須臾叫躁而死。噫！斑鱼長不满三寸，然其形状亦類河豚，有娠者宜禁食。本草云河豚無毒，然則斑鱼其毒若是，况河豚乎？本草之言，吾亦未深信也。

食忌

酒制马毒

席上辅談云凡驴马之自斃者其肉食之皆能殺人而肝尤甚醫書云马火畜也有肝而無胆五臟不足
故食其肝者死史記云秦穆公亡马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欲法之謬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
吾聞食马肉者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近見葛生食马肉致病極重醫教以煮酒入盐飲之而愈
然則酒可以解马毒也又周密癸辛雜志云马肝至毒人欲食之者以芍藥根同煮之則無毒矣或誤食
之用芍藥厚煮汁飲之可制其毒矣

食忌

猪腦柔物

昔一人好食猪羊腦期年手足柔弱不能行遂成瘫痪按内則云豚去腦鱼去乙鳖去丑郑氏云是皆
不利於人也左傳云晉侯梦楚子伏巳而盐其腦子犯曰吉吾且柔之矣杜預注云腦所以柔物今人熟
皮必用猪腦欲其柔也乃知内則與左傳之言信不诬矣(席上辅談)

食忌

葱蜜相反

仲景金匱要略云：『葱與蜜不可同食，食之令人心疼。』正德間嘉興王姓者因遠歸，以鱼饋送其姻家，偶因薦觴食者咸死，或謂其之有毒故也。竊意與蜜安得殺人，造者其中必有葱，蓋葱與蜜同食能殺人耳。古人云蜜罐不可盛蔥，食之致死，豈欺我哉。

食忌

風藥忌芋

服風藥禁食芋，不惟無效亦甚相反。楊誠齋語此嘗見人立至於死(立吊航紀談)

白浊

浊本脾胃

小便白浊方雖多而效者甚少由治之不得其本也夫小便水類也静則清挠則浊今之醫防其挠者必
養其心求其静者必安其腎殊不知五行之常水無土則不制不蓄其本在脾胃其标在膀胱脾胃土也
挠之必動烏得不浊今夫挠脾胃者莫不因飲食生冷肥甜油膩所傷理脾胃者莫不先去傷滞後調其
饥飽是固然也孩提之童僧尼之輩治各不同未可以是專其說蓋挠其動者乃所以挠其神也五臟有
七神惟脾以意以智爲神事之不如意者挠其意谋虑之關乎智者挠其智意智俱傷水源之挠其源不
清其流必不清矣故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输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输膀胱熏化
乃
爲溲矣則知小便白浊其源在脾胃其标在膀胱若浊而沉腐者爲精败而浮脂爲腎虚法宜補腎昔有
人患白浊服玄兔丹不愈後服附子八味丸即瘳醫者不可不知

白浊

酒蒸黄连丸

南安太守松江張汝弼曾患滑疾白浊久服補腎藥皆弗克效一日遇一道人俾服酒蒸黄连丸其疾頓
瘳其法以宣黄连一斤去须煮酒浸一宿置甑上累蒸至黑取出曝干爲細末蜜丸桐子大日午臨卧酒
吞三十丸臟毒下血者亦治

白浊

冬瓜治淋

游宦紀聞云程沙随苦血淋之疾百藥無效偶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煮食之至七日而愈
按日用本草云冬瓜性走而急久病及陰虛之人忌食之霜降後方可食不然令人成番胃病肥人食之
令人瘦今人往往指以爲補非也瓜子曝干爲末治白浊白帶單用多服酒下爲良

白浊

精滑引氣

木渎吳姓者病精滑百藥勿疗或授以一术但以胁腹縮尾閭閉光瞑目頭若石壓之状即引氣自背後
直入泥丸而後咽歸丹田不计遍數行住坐卧皆爲之仍教服保真丸行之半年顏色悦澤病不復作此
术亦可疗頭風(席上辅談)

白浊

早枯零

牛順頭草一名早枯零生西山黄堰岭諸處收之作HT可治梦遣之症屢試神效(東原余錄)

白浊

脱陽遺精

永樂戊子夏郁文质遘遺精之疾形體羸弱兼以痰喘交作日夕不能休息遍召他醫治之轉劇後迎盛
啟東視之曰此陽脱也急治則生緩之則死非大料重劑則不能瘳於是用附子天雄佐以參苓白

术日
加數服夜則減半自秋及冬所服附子約百余只余藥不计厥疾乃瘥(盛氏家乘)

諸血

血症分寒熱

諸血之症醫者便認爲熱而以苦寒攻之至死不悟殊不知苦瀉土土脾胃也脾胃一身之本今火既爲
病而瀉其土火固未嘗除而土先巳病矣土病則胃虛胃虛則营氣不能滋荣百脈元氣不循天度氣隨
陰化而無声肌寒至此則難治矣按褚氏遺書云諸血服寒凉者百無一生飲溲溺者十無一死楊仁齋
直指方云吐血須煎干姜甘草作湯與服或四物理中湯亦可如此無不愈者若服此生地犀角藕節之
類則難救矣如遇相火用事之時血多妄行切禁止涩宜清表攻裏其血自止若先用止涩之劑去生便
遠凡男子婦人血症散者或色鮮红者属熱或成塊者或色瘀者属寒不可拘於血得熱而淖溢之說古
云水寒成冰血寒成塊玄珠經十劑条内有云氣溫則血滑氣寒則血凝雖然亦有中寒氣虛陰陽不相
守者血乃妄行經所謂陽虛陰必走者是也法當用辛溫之藥加官桂干姜中溫則血自歸經矣吐衄瀉
皆有此症當切脈以明之慎不可例用凉藥夭折人命

諸血

援古證今

林回甫病小便下血醫人用八正散與服服後不勝其苦小腹前陰痛益甚一醫俾服四君子湯遂稍瘥
後服菟丝子山藥丸氣血漸充實其病始愈吾鄉張太守纲病臟毒下血十余載久服凉劑無寸效後服

小菟丝子丸藥盡而痊亦一驗也故錄前說爲症

諸血

平胃散治便血

用輝患大便下血百藥俱嘗暫止而復作因循十五年不愈或教以服人參平胃散逐日進一服至月余而十五年之病瘳矣噫廣求博访徒費前勞道在迩而求諸遠其斯之謂歟(清波雜志)

諸血

轮回酒

轮回酒人尿也有火病者時飲一甌以酒涤口久服有效跌扑傷損胸次脹闷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後
即以和酒煎服無產後諸病南京吏侍張公纶嘗在锦衣獄六七年不通藥饵胸膈不利眼痛頭疼發熱
輒飲此物無不見效又沈王府長史王庭任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頗危殆一日昏憒中聞有人云
服藥誤矣吃小水好庭信之飲小水一碗頓蘇逐日飲之病勢漸愈(菽园雜記)

諸血

盛暑鼻衄

李嗣立痈疽方載趙季修赴龙泉知縣單骑速行時值盛暑未幾患鼻衄日出血升許嗣立教服藕汁地
黄膏方趙云某往年因赴铨曹听選省前急走數回心绪不寧感熱驟得鼻衄之症寻叩臨安一名醫服
藥遂痊謝以五萬錢臨別時醫再三嘱云恐後時疾作萬勿輕信醫者服生地黄藕汁之藥冰冷脾胃無
復可生者半月易醫無效李乃就此方隐其藥味俾趙服之三日疾愈趙問曰藥如是靈驗得非與臨安

醫者之藥相同乎李笑曰即前所獻之方也趙叹曰前醫設爲谲谋幾誤性命微君調治吾其鬼矣余謂
古之至人惟以濟人利物今之醫人往往妒賢嫉能率用
诡道以要厚賄毁訾名方自坏心术此皆含靈之巨贼名教之罪人也

水肿

水肿治驗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肿者咸以爲鬼祟讯之卜者卜者授以此方良效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饼覆於脐上水從便旋而出數日頓愈(仇遠稗史)

水肿

澤醫識鑒

休寧汪某客游维陽嘉
靖年間患腹脹百藥無效反加胃呕食减羸所亲以名醫薦汪延視脈毁訾前醫用藥之誤因舉諸腹
脹大皆属於熱之說按脈而治數日腹愈脹食愈减名醫慚恧辭去汪之子即揭手榜於市云能治此疾
者
愿以百金謝顷有一澤醫诣汪寓自言能治躬煎藥饵以進汪服之便覺爽快熟寐超時溲溺满器肿脹
漸消食知其味矣眾皆喜讯何藥神驗如此澤醫曰吾不識脈理但以詳問病源以意臆度之耳汪富商
也酒色過度夏天多食冰浸瓜果取凉太過脾氣受寒故以此症他醫復用寒凉重傷胃氣是失其本矣
安能去病吾以丁香木香官桂健脾和胃肺氣下行由是病除無他术也汪遂如約酬之而去澤醫識鑒
亦過人遠矣

水肿

蜘蛛治蛊

一人病氣蛊四肢不浮惟腹脹大戴原禮所謂蜘蛛病是也俗醫進以泄水之劑病轉劇時值炎暑或以
清暑益氣湯治之當煎藥時偶墮蜘蛛一枚腐熟其中童子惧责潜去蜘蛛寻以藥進病患鼻聞藥香一
啜而盡須臾腹中作声反復不能安枕家人疑藥之誤用而然也既而溲溺斗許腹脹如削康健復平日
矣按本草云蜘蛛氣寒有毒主治小兒丁奚腹大燒熟啖之未聞其功能治氣蛊也

虫類

濕熱生虫

陽夏戚宗陽家素業醫任江陰訓科有儒生之父患腹脹求其診視乃曰脈洪而大濕熱生虫之象况飲
食如常非水肿蛊脹之症以石榴皮椿树各東行根加檳榔三味各五錢用長流水煎空心頓服之少顷
腹作大痛瀉下長虫一丈許遂愈(客座新聞)

虫類

獭爪治肺虫

本事方云肺虫如蚕能殺人居肺叶之内蚀人肺系故成瘵疾由是咳嗽咯血声嘶藥所不到治之爲難
道藏經中載諸虫頭皆向下唯自初一至初五以前虫頭向上故用藥多取效者此也又姚宽西溪丛话
云五臟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難治用獭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日肺虫上行也二說
小異姑兩存之以備參考

虫類

蚰蜒入耳

北方有虫名蚰蜒状類蜈蚣而細甚好入人耳往往食人腦髓髓盡人死一人書卧蚰蜒忽入其耳初無
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食腦甚苦之莫能爲计也一日將午饭就案而睡適有鸡肉一盘在傍梦中忽喷
嚏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鸡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菽园雜記)

虫類

又

蚰蜒入耳用猫兒屎灌在耳中立出取猫屎用生姜擦猫牙即得之(張子和十形三疗方)

虫類

又

虫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凡虫皆然有人患腦痛爲虫所食或教以桃叶枕一夕虫自鼻出形如鹰嘴人莫能識其名(陳正敏遁齋闲覽)

虫類

蛲虫至微

木火属春夏濕土属季夏水從土化故多虫又云蛲虫至微形如菜虫居腸胃中多則爲痔極則爲癩(儒門事亲)

虫類

诳治虫

唐時京城醫人吳元祯治一婦人從夫南中还曾誤食一虫常疑之由是致疾频治不减請吳醫治之吳
揣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奶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探吐但以盆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
小虾蟆走去然切不可令病患知之是诳也其奶仆如約此疾頓除(北梦琐言)

虫類

鸡卵制蜈蚣

金庄一农夫夏天昼卧於地熟寐之間蜈蚣入其口既寤覺喉仲介介如梗状咯不能出咽不能下痛痒
不定甚爲苦楚一醫用鸡卵劈破入酒調匀頓服仍以大黄爲末和香油飲之顷刻瀉出蜈蚣尚活動不
死蓋蜈蚣被鸡卵拘挛其足不能舒動以利藥下之故從大便而出鸡性好食蜈蚣亦取相制之意耳
(菽园雜記)

眼齒耳鼻

卯酉相克

凡人損目者命多是卯酉相克蓋卯酉者日月之門戶所爲光明也卯爲子所刑擊酉乃自刑必有目疾驗之多應(周密癸辛雜志)

眼齒耳鼻

燒酒疗目肿

眼暴痛熱肿飲凉劑而疼飲燒酒而愈者何也且人病浅质厚内經治法亦許用劫以熱攻熱氣行熱散正合此義若久病涉虚體弱之人法當正治如用劫法愈劫愈劇則不可也

眼齒耳鼻

叩齒三百下

顏氏家訓曰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一日偶閱抱朴子見篇中有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甚佳行之數日即平復

眼齒耳鼻

耳痛傷腎

昔王萬裏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劝以服青盐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謂君虛損服之曷不觀易之
坎爲耳痛坎水藏在腎开窍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動常显血陰流行常幽血
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是經中已著病症矣竟饵之而良愈(楊升庵丹铅續錄)

眼齒耳鼻

鼻淵分寒熱

古方鼻淵即今之腦漏是也當分明寒熱一症若涕臭者属熱宜用辛凉之藥散之若涕清不臭覺腥氣
者属虛寒用溫和之藥補之二者不可不詳审也昔一士人患此症脈疾而數余知其有内熱遂以黃鱼
腦(即石首鱼頭中二塊是也)取二三十枚過存性爲末先以一二分吹入鼻中以五分酒下不數服
全愈更不復發

骨鲠

巧术治鲠

一富家子弟被鸡骨鲠所苦百方不能治家人驚惶忽有一叟至自云我有巧术但行手法取之不勞藥
饵也富翁許厚謝遂出千缗叟謂之曰速取新绵白糖二物將绵裹糖如梅大令其子咽下入喉間留绵
一半千外時時以手牽掣俾喉中作痒忽然痰涎壅出其骨粘於绵上矣富翁大喜如約酬之而去

骨鲠

萼根殺人

近見常熟瞿御史祥其弟可十七八歲讀書能文偶爲鱼骨鲠其喉一人授以白萼花根捣汁令服約進一盞許明日咽喉腐烂不食而死噫孔子不嘗未達之藥今瞿生付性命於庸夫之手悲矣

痈疽瘡瘍痔漏

痈疽治驗

吾鄉周评事觀患背痈瘡口久不合召瘍醫徐廷禮疗治恒以托裏十宣二散與服不效徐謂周曰更請
盛用美來共事料理則可否則吾技窮矣既而盛至按脈用藥率與徐類但多加人參五錢附子稍行功
耳服後兩足俱暖自下而上謂其子曰今日之藥何神哉頓覺精神爽快服之旬日而瘡口平復
國初吾吳中老醫多見其用附子往往治病如庖丁解牛恒中肯綮近之醫者摈棄而不用吾不知是否何如耶

痈疽瘡瘍痔漏

苦處疗痔

内經曰因而飽食筋脈横解腸爲痔皆爲脾胃濕熱之氣下迫大腸遂致此疾有經年累月不痊者索
矩新書云醉飽行房太勞則爲痔漏尤難治疗其方固多而效者鮮吾鄉陸大參文量在宣府時患痔疾

甚爲所苦久不能愈太監弓勝秘傳此方用苦FS菜或鮮或干煮湯沸熟烂爲度和湯置新桶中坐熏之
湯溫即操苦FS頻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至明日果效他方不及也遽一作苣一名苦遮菜徽人以此當
蔬性苦寒無毒其色赤如荞麦冬不凋月令所謂苦菜秀者是也北方甚南方亦有之

痈疽瘡瘍痔漏

痔漏下血

春秋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燥也予往年守郡江表地氣卑濕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
愈未嘗有經日不發景德中從駕幸洛陽前年從祀汾陰往还皆無恙今年退卧陰滨嵩之麓井深數
丈而絕甘美此疾遂已(楊文公談苑)

痈疽瘡瘍痔漏

臟腑秘滯

山谷與曹使君書云賢郎痈肿亦是天氣亢故有熱者先得之若臟腑秘滯可用犀角丸服之得大便
流利則痈自衰殺若頭痛熱宜消風散蓋膿結不潰耳如此治無不瘥犀角丸方用甘草炙一兩生大
黄一兩朴硝一兩先制甘草大黄爲細末研朴硝相和炼蜜丸如梧桐子大初可二十丸漸加三十丸溫
熟水空心服(刀筆)

痈疽瘡瘍痔漏

楸叶膏

一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藥不瘥一醫者教用楸叶膏敷其外又用云母膏作小丸子服盡四兩不

累日
云母透出肤外與楸叶膏相粘看瘡口遂平功亦奇矣其方立秋日太陽未升之時采取楸叶熬爲膏
敷瘡瘍一切恶瘡肿毒立愈謂之楸叶膏云(葛常之韵語陽秋)

痈疽瘡瘍痔漏

还元水

还元水者腊月以空坛不拘大小細布缄其口引之以索浸大粪厠中日久粪水渗入其坛内取出埋土
中二三年化爲清水略無穢氣凡痈疽毒瘡初發時取一碗飲之其毒即散此法甚良俗名金汁者是也
小兒初生飲半盞能解胎毒及出痘疹稀少是其功也(菽园雜記)

痈疽瘡瘍痔漏

治汗斑

树汗調輕粉用生姜切平蘸藥擦之汗斑自退(戴章甫雇缨雜錄)

痈疽瘡瘍痔漏

治金瘡

昔有人肩髀中创血如涌出醫用原蚕蛾炒爲細末敷之血立止一云用真降香存性爲末貼之尤妙(俞文豹吹剑續錄)

痈疽瘡瘍痔漏

又方

余近得一金瘡方大有神效功在三日長肌肉以黄牛胆存性爲細末敷之此實一奇方也

痈疽瘡瘍痔漏

砒毒傷人

一富人暮年得一子钟愛之痘瘡後頭發小瘡求藥於瘍醫以藥敷之其頭痒不可忍爬搔其血以頭触柱至夕而斃噫殊不知其藥有砒見血則害人矣可不畏哉

痈疽瘡瘍痔漏

婦人種子妙訣

褚氏遺書云男女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冲血开裹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
後參精开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昔俞石涧席上腐談記澄江郭伯英試行此法连得六女伯英怃
然曰吾爲褚氏所誤矣按王明清挥尘錄云凡婦人受胎皆以經絕一日三日五日夜半後生氣之時夫
婦交會者主生男經絕後二日四日六日交會者主生女六日之後皆不成孕此言庶幾近理若褚氏所
謂陰血陽精先後定男女者吾未之信也或問曰貴公子侍外家满前得子反少渔郎一夫一婦得子反多
何也蓋寡欲乃有子多欲則無子譬調一杯羹盐恰好有味若盐少則無味也士大夫欲得子法宜清心
寡欲此種子之妙訣也

痈疽瘡瘍痔漏

成胎禁欲

婦人有娠男子即不宜與接若不忌主半產或產難蓋女與男接欲動情勝亦必有所输泄而子宫又固而致半產嘗聞牛马之類受胎後牡者近身則蹄之謂之护胎所以無半產者人惟多欲而不知

忌故往
往有之按演山活幼口譯云凡成胎之後父母若不禁欲甚爲不可又有臨產行淫其子頭戴白被而出
此病夭之端也不可不戒

痈疽瘡瘍痔漏

新產禁補

南濠陳鏊妻新產四五日患腹痛惡寒發熱醫曰此原氣大虛正合丹溪云產後當大補氣血遂用人參
大劑入口痛劇面黑發喘而死殊不知丹溪以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爲主治雖有雜症以末治之今陳氏
之妻因瘀血未盡而惡寒發熱不先去其惡血驟施大補是失丹溪主末二字之意矣主末者即标本之
謂也

痈疽瘡瘍痔漏

荆芥疗蓐風

余治一婦人新產後七日爲將息失宜腠理不密偶因風寒所侵身熱頭痛兩眼反視手足螈名曰蓐
風用荆芥穗一味新瓦上焙干爲細末豆淋酒調下二錢其疾即愈古人珍秘此方隐FS其名故曰舉卿
古拜散蓋用韵之切語舉卿爲荆故拜爲芥曾公談錄謂之再生丹亦神之也

痈疽瘡瘍痔漏

血闷

仇遠稗史載奉化陸严以醫术行於時新昌徐氏婦病產後暴死但胸膈微熱陸診之曰此血闷也用红

花數十斤以大锅煮之候湯沸以木桶盛湯將藉病者寢其上熏之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
遂蘇此法亦許胤宗治王太後病中風不能言之余意去

痈疽瘡瘍痔漏

胆衡

錢仲陽以颅囟著名其治一產婦因事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閉人皆不能曉以問於錢錢曰病名
胆衡煮郁李仁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内连肝胆恐則氣結胆衡不下郁李仁可去結随酒入
胆結去胆下目則能閉矣如言而效昔人稱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纵捨卒與法會觀此信然

痈疽瘡瘍痔漏

婦人性执

婦人性偏执任氣况多嗜欲易爲七情所傷或經水二三月不行一身百病胸膈咽塞呕吐恶心全不
喜食或吐酸水痰涎或一塊如卵筑筑心下而疼或腹中有塊或左或右動則作痛時發哄熱四肢無力
惟
喜食果子雜物此是有孕當以脈參之宜安胎理氣消痰爲主不可專恃攻擊通經等劑所謂孕婦做得
百般病者此也

痈疽瘡瘍痔漏

吐血行經

一婦寡居郁結成疾經事不行體熱如炙忽吐血若泉涌或用止血藥不效余以茆花根捣汁厚磨沉香服至五錢許日以酽醋貯瓶内火上炙熱氣熏兩鼻孔血始得降下吐血不復作經事乃行

小兒

乳哺得法

初生嬰兒乳哺得法乳者奶也哺者食也乳後不得與食哺後不得與乳小兒脾胃怯弱乳食相并難以
克化幼則成呕周歲以上而成乳癖結於腹中作疼故也大則成癖小則成積疳氣自此始也(隐微方
)

小兒

指甲破

嬰兒每日頻就無風處看上并兩頰内有白婦膜起者速以指甲刮破若更生再去之更看舌
下恐生重舌皆由兒生胎中母吃炙爆肥膩飲酒服熱藥所致(產乳庆育集)

小兒

小兒脐風

小兒初生不啼不乳蓋因剪脐帶之時爲風所入自脐以上循咽喉攻至下牙齦當中有小水泡如黄
粟一粒疼不可忍故不啼不乳但以指甲破之出黄膿一点而愈後以此法教人活數兒矣(席上辅談)

小兒

掬水殺火邪

宣德間院使錢公瑛一日治寧陽侯孫始生九月患驚悸數啼哭而汗百方莫效瑛最後視疾乃命坐兒

於地使掬水爲戏驚啼頓止人問之曰時當季春兒丰衣重帷不离怀抱其熱郁在内安能發泄耶使之
近水則火邪殺得土氣則臟氣平矣故不藥而愈

小兒

开元錢治驚

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开元錢最治小兒急驚以水磨服少許神效余意小兒心受熱而發驚肝生風而發搐蓋木邪侮土用金制木之義耳似亦有理

小兒

誤吞线锤

近有稚子戏以线锤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饧糖半斤即於谷道中随穢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啖也(近峰聞略)

小兒

韭可坠金

鄰人冯湘生兒數月偶遺金网巾圈於案上兒誤吞之哀泣不已湘求救於醫醫適出湘伺於門坐立不
定或询其子何疾驚徨如是湘以前事告或教以急买韭數茎熟而不断與蚕豆同咽之不過二次其圈
從大便出矣此法方書所不載故表之(劉浣北壕紀言)

小兒

用藥差少

孫真人云小兒不涉霜雪乃不病傷寒大人往往有之然天行時疾之氣小兒其亦得之故多患斑

疹者
是也治其時行節氣即與大人同法惟用藥劑差少藥性差凉耳丹溪亦云大抵治小兒藥與大人同但
劑料少耳近時吳中名醫某治大人用小劑某治小兒用大劑皆不得其中均有太過不及之病何也假
如病大而湯劑小則邪氣未盡而藥力已乏矣猶一杯之水救一輿薪之火竟不能灭是謂不及病小而
湯劑大則邪氣已盡而藥力有余反傷正氣猶火炎昆岡玉石俱焚莫之能止是謂太過二者皆粗工所
爲後學不可以爲法

小兒

痘瘡虛實

痘瘡属虛寒者直可延至十數日後方死属毒氣盛轉紫色者不過七八日蓋痘是胎毒自内出外一二
三日方出齊毒氣尚在内至六日則當盡發於表七八九日成膿而結痂矣若毒氣盛不能盡出過六日毒
反内入臟腑必須在六日以前毒氣该出之時急
服凉血解毒之藥以祛出之六日以後醫雖妙手亦無及矣故其死最速若虛弱毒氣少者只是氣血不
足不能貫膿成就故绵延日久而後死此虛實輕重之分也又云痘瘡多者是毒氣多當先解毒然多則
恐氣血周貫不足故随後亦宜兼補藥以助成膿血(薛立齋家居醫錄)

小兒

摩脊法

小兒初見發熱痘瘡未出之時預先用芝麻油蘸手研熟按兒背摩數遍能令輕者不出重者雖出稀少
此亦古人按摩之法蓋所以散寒水逆流之毒背爲太陽膀胱經也正與東垣論相合須令謹慎婦

人按
之恐手重則傷小兒肌肤也又一小兒驚風發搐兩眼反視藥至口即吐出余遂用竹茹灯芯锉碎磨成
粗末入生姜自然汁少許和以芝麻油調匀按摩小兒自額上起直至背心兩手足心數十遍仍以薄荷
煎湯漸漸與之飲超時驚搐遂平熱退而愈

藥性

鸡矩子

丹溪藥按或問一書門人趙良仁編集余見其發熱論中用鸡矩子治中酒人發熱初不解鸡矩子爲何
物蘇沈良方云鸡矩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嚼之如牛乳亦欠明白後閱僧寧物類相感志云枳枸一名
枝枸子俗讹爲鸡矩子又名木蜜味甘平無毒树形似白楊其子著枝端如小指長數寸屈曲相连啖之
如饧美八九月熟以此木作屋柱令一室之酒味皆淡薄其功能解酒毒疗消渴之聖藥古人單方治酒
積甚良江南謂之白石树詩所謂南山有枸是也

藥性

蓬

蓬覆盆子本草旧注曰覆盆蓬一物異各今注曰蓬覆盆之苗覆盆蓬之子則全誤矣衍
義又
謂软红可愛則又指蓬爲覆盆矣按云南張侍郎南园漫錄云蓬初則浅红熟則深紫味甘酸而淡其
芒長蔓生条而長甚刺大而稀雖枯败而枝梗不败覆盆子初則黄熟則赤黄味甘酸而深其芒微
树生
枝而不甚高刺細而密枝叶四時如一張公博物之士據所見以症本草旧注之誤其功多矣古人有云

誤注本草非細故也余特詳之

藥性

益母草

益母草一名野天麻一名莃蔚子主治婦人胎前產後一切諸疾四五月开红紫花者宜入藥白花者
不用其状類夏枯草丹溪本草云夏枯無臭味益母有臭味明是兩種俱生於春但夏枯草不生子交夏
至
則枯蓋禀純陽之氣得陰則枯故曰夏枯草益母後枯而結黑子采藥者宜明白收用庶不誤人外臺秘
要雖云名書以益母草謂夏枯草其亦謬矣

藥性

長松

朱少章曲洧旧聞云齊州釋普明寓五臺山晚得風疾眉發俱脱手足腐烂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遇異
人教服長松僧不能識復告之曰長松生古松下取其根饵之皮色如荠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
香可愛僧采服之不旬日毛發俱生顏貌如故惜乎今之有風疾者未之服也按本草陳藏器云長松味
甘溫無毒主風血冷氣宿疾溫中去風此草似松但叶上有脂產關内山谷中近韓醫通云長松產於太行西北諸山似獨活而香三說未知孰是

藥性

當歸

當歸血中主藥也通肝經頭身稍分三治全用則活血若氣血昏迷者服之即定能使氣血各有所

歸也
故名之曰當歸其功用但從人參黃則能補血從大黃牽牛則能破血從官桂附子茱萸則熱從大黃
芒硝則寒此非無定性也夺於群眾之勢而不得不然耳譬如生姜人皆指以爲熱殊不知姜備五色存
皮則溫去皮則熱又如半夏之性能爲君子能爲小人者也近之醫者或治男婦血病往往禁用當歸書
此以破其惑

藥性

苦草

吳中習俗相傳產婦惡血不盡單服苦草一味以爲聖藥殊不知白芍藥丹溪禁用以其酸寒恐伐生氣
故耳况苦草之至寒者乎有信服者他日必生心腹之疾或白帶血崩漏下之症經年不痊戕賊元氣竟
不知遺害於後也初產之婦氣血俱虛大宜溫熱之劑豈可輕用寒凉重伐其發生之氣也經曰無伐化
無违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余嘗考諸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不知吾吳中始於何人而傳袭
之誤如此莫之能革產家切宜知此

藥性

何首烏

何首烏本名交藤因何首烏服而得名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生而阉弱年五十八
無妻子一日醉卧野中見田中藤兩本異生苗蔓相交久而解解合三四田兒心異之掘根持問鄉人無
能識者遂曝干捣末酒服七日而思人道百日而旧疾皆愈十年而生數男後改名能嗣又與子庭服皆

壽百六十歲首烏服藥亦年百三十歲唐元和七年僧文象遇茆山老人遂傳其事李翺因著方錄云
(甘泉叢残錄)

藥性

附子

楊天惠附子記云附子之品有七種本同而未異其種之化者爲烏頭附烏頭而旁生者爲附子又左右
附而偶生者爲鬲子又附而長者爲天雄又附而大者爲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爲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爲
漏蓝皆脈絡连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稱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少爲上有節多鼠乳者次
之若漏蓝側子园人棄之不取又云春采爲烏頭冬采爲附子此言大謬又云八角者良其角多者爲側
子矣不亦謬乎(趙與時賓退錄)

藥性

金钗石斛

姚宽西溪丛话云石斛出始興六安山傍石上或生栎树上者謂之木斛虛長不堪入藥用精好如金色者佳凡用洗去土酒浸焙干石斛有補脾清肺之功遺精白浊虛煩之要藥也

藥性

黃柏知母

黃柏知母世人謂其補腎非也特以腎家火旺兩尺脈盛者用其瀉火則腎亦堅固而無
梦遺之患豈誠有補腎之功哉故腎家無穴而兩尺微弱或右尺獨旺者皆不宜用黃柏知母能降十二
經之火内經所謂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者正以其瀉腎之火則腎令方行而熱亦不作矣但凡腎家

有熱
兩尺脈旺而成諸疾或眼疼或喉痹之類皆宜用之脾胃論云黃柏知母不可久服恐陰氣爲害故也東
垣豈欺我哉

藥性

香附子

香附子主氣分之病香能窜苦能降推陳致新故諸書皆云益氣而俗有耗氣之讹女科之聖藥皆非也
治本病略炒兼血以酒煮痰以姜汁虛以童便浸實以盐水煮積以醋浸水煮然其性勇毅發暢可解婦
人郁結多怒之偏氣行則無疾矣衍義補遺曰引至氣分而生血此陽生陰長之義也此說恐碍蓋香附
主氣味主血果何以生血乎此又不可不辯

藥性

青姜

青姜順氣化痰化癖復於氣血功侔造化雖十兩半夏南星只不得青姜一兩余考本草俱不載後閱江少虞皇朝類苑云岭南青姜根下如合捧其附旁而生者状如姜往往如大
芋南人取其中者干之名爲青姜北人則呼爲蓬莪术韵書亦無术字名之爲术土人病瀉痢者用青姜
磨酒服之多
愈蓋取其有和氣之功耳王硕易簡方云蓬莪术功能破消癖其性猛烈不宜常服然今之所用者乃
红蒲根耳性雖相近而功力實不同真者如廣蓬术之状青黃黑色者爲佳如無真青姜以老姜黃代之
可也

藥性

鎖陽

鞑靼野地有野马與蛟龙合所遺精於地遇春則勃然如笋出地中大者如猫兒頭笋上丰下俭其形不
典亦有鱗甲筋脈故其名曰鎖陽即所謂肉苁蓉之類或謂鞑婦之淫者亦從而好合之其物得陰氣則
怒而長土人收之以剥去皮毛洗涤令净日干之爲其藥力百倍於肉苁蓉其价百倍於常品也(周密
癸辛續集)

藥性

肉苁蓉

琐陽代肉苁蓉用味甘氣平煮粥可食補陰氣大便虛而燥者可用蓋肉苁蓉難得真者多是金莲根
以盐淹而爲之北方有草苁蓉名曰列當稍性味咸實難倚仗此說得之於罗大無先生(丹溪本草)

藥性

马槟榔

马槟榔出自云南元江军民府形如松子一名马金囊又名马金南味如白豆蔻嚼之多飲冷水則無傷
蓋熱物也按丹溪本草云治妊婦產難將坐蓐時以此藥去壳新汲水下二枚須臾兒生下兩手各握一
粒而出余嘗考云南志云马槟榔下宿水得解諸毒細嚼可以涂恶瘡但油者不堪用肥白者爲佳

藥性

马莲花

北方田野人患胸腹脹者取马莲花子擊碎凉水下即泄數行而愈此法可備途中倉卒無藥者之一助云(水東日記)

藥性

麋茸鹿茸

麋茸補陽鹿茸補陰按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陰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陰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

藥性

菟丝子

山谷與王子均書云承示尊體多不快亦是血氣未定時失調护耳某二十四五時正如此因服菟丝子遂健啖耐勞此方久服不令人上壅服三兩月其啖物如湯沃雪半歲則太肥壯矣若覺氣壅則
少少服麻仁丸某嘗傳此法與京西李大夫服不輒啜物作勞如少年人也服菟丝子法菟丝子不拘多
少用水淘净研爲細末焙干用好酒一升浸三日許日中晒干時時翻令沥盡酒薄摊曝干貯瓷器中每
日空心抄一匙溫酒吞下則飲食大進(山谷刀筆)

藥性

香蛇

白花蛇出蘄州者佳黃州者次之其尾有佛指甲者爲真雖死而兩目光彩用之治風疾甚驗(張文潛明道雜志)

藥性

香蛇

白花蛇出蘄州者佳黃州者次之其尾有佛指甲者爲真雖死而兩目光彩用之治風疾甚驗(張文潛明道雜志)

藥性

澤兰叶

澤兰產於吳中开白花叶似火麻其根名爲地笋能解斑蝥毒婦人胎前產後一切諸病之聖藥(蘇州志)

藥性

胡麻

胡麻主腸中虛羸補五內益氣力長肌肉填髓腦堅筋骨去虛熱久服明目輕身不老延年一名巨勝四
棱爲胡麻八棱爲巨勝陶弘景云八谷之中唯此爲良又云味甘在米豆部此正是烏麻也今時所用巨
勝莖莢雖小類麻而叶子大極味苦其性甚冷夫味苦不可入米谷性冷不可爲補益其叶又與麻不同
陰晦日則低日烈則起此當別是一物非巨勝胡麻也俗醫但用不辯其非正當用烏油麻味甘而叶有
四棱者爲胡麻八棱者曰巨勝正合本經不當用苦而冷者也

藥性

仙茅

洪州西山有谌母觀母乃許旌陽
授道之師也觀有母所種仙茅與今山野中所產不相遠但采以作湯則香味差別耳若少年者飲之至
於口鼻皆出血其性極熱也此說出吳曾能改齋漫錄

藥性

五加皮

五加皮性微寒無毒其树身干皆有刺叶如楸俗呼爲刺楸在在有之春采芽可食味辛而微苦食之極能
益壽古人以此釀酒本草云主治風痹四肢拳急補中益精堅筋骨強志意能消皮肤間瘀血又云寧得
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满車此藥有益於人故珍重如此

藥性

海蛰

北戶錄云水母一名蚱又名石镜南人治而食之性熱偏疗河鱼之疾物類相感志云蜡一名樗蒲鱼大
者如床小者如斗無腸胃無眼目以虾爲目虾動蜡行故曰水母按本草云味咸無毒主生氣及疗婦人
勞損血積帶下小兒風疾丹毒然則味咸性寒矣北戶錄乃云性熱誤也吳人名爲海蛰云

藥性

石龙芮

石龙芮俗名猫迹草叶毛而尖取叶揉臂上成泡謂之天灸治久疟不愈

藥性

稀草

稀草俗呼火草春生苗叶似芥而狹長茎高二三尺秋初有花如菊秋末結實頗似鶴虱夏采
叶晒干用單服甚益元氣治風疾甚良

藥性

苦蒿草

山東有一人家共爨五百余口二百余年不染瘟疫瘴氣其家每歲以三伏日清晨采取苦蒿頭一束陰
干冬至日捣罗爲細末至除夜用蜜調和從少至老每人服一匕終身不染一切毒病此亦古人屠蘇之
法余聞此說於杭州士人俞冕云

藥性

番藥

西域回纥部思干城產藥十余種皆中國所無疗疾甚效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马鼠瘡婦人損胎
及打扑内傷用豆許咽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胞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敷
瘡
上即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断者嚼碎敷之自續回纥有虫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
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一吐則解(马氏日钞)

藥性

押不蘆

回回國之西產一物極毒全似人形如人參之狀其名謂之押不蘆生於地中深數尺取之者若傷其皮
則毒氣著人必死取之之法先开大坑令四傍可容人然後輕手以皮条絡之系皮条於大犬之足既而
用杖打犬

犬奔逸則此物拔起犬感其氣即斃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取出曝干別用藥以制之若以少許磨酒飲
之人即遍身麻痹而死雖加之刀斧亦不知也三日後別以少藥投之即活昔
华佗治病若针藥所不能疗者乃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湔腸涤胃恐即此藥也
(志雅堂雜抄)

藥性

胡蔓草

胡蔓草一名断腸草其叶如茶其花黄而小有大毒廣西愚民有争斗者服之百窍流血人無復生急取
鸡抱卵(即哺退鸡子)劈破以清油調和灌入其口須臾吐盡恶物而蘇少緩不可敕矣宦游者不可不
知

藥性

玉蝴蝶

云南臨安之南產靈草於河底(地名)状似蝴蝶土人名之爲玉蝴蝶凡仕宦闽廣者以此草綴於衣領
中可以預知蛊毒領中飒飒作声其家具膳断不可食矣無毒則寂然無声以是爲驗此草雖土人亦罕
得之劉绍卿宦游此地得藏於家

藥性

天靈蓋

人頂骨謂之天靈蓋神农本經不載惟後世醫家好奇者爲之殊非仁人之心也近一男子患楊梅瘡

結毒遍體歲久不痊傳海上人方用天靈蓋密令家人往寺院停柩中取之既而携歸病者倉忙發狂自
言
曰我商人某也丧於吳未能殡葬汝何損坏骸骨我當置汝不祥也明日有报應其家恐惧不已復送頂
骨原歸旧所仍祭牲醴而获安噫世稱孫真人有大功於世以其千金翼中用虻虫水蛭之類君子謂其
損害物命尚且不忍况天靈蓋乎仁者宜不用也

藥性

蕈

外臺秘要云建武中军伍往南陽擊虜所得恶瘡呼爲虜瘡劇者數日而死或有得瘥其瘡瘢紫黯色弥
年方灭此恶毒之氣所致也弘治末年民間患恶瘡自廣東人始吳人不識呼爲廣瘡又以其形似謂之
楊梅瘡若病患血虚者服輕粉重劑致生結毒鼻烂足穿遂成痼疾終身不愈近醫家以蕈鮮肥者四
五兩爲君佐以風藥随上下加减服者多效按本草元命苞云蕈味甘平無毒主腰背骨節疼痛治風
濕痔不仁疔癱瘓软風治恶瘡久不愈生真定山谷今荆蜀有之凡有二種無刺虚软爲勝有刺白實
次之一名仙遺粮一名土茯苓俗謂之冷饭团是也

藥性

王瓜

王瓜生苦菜秀非今作菜之瓜其實小而有毛者北人呼爲赤包兒能治膈噎病者是也一云马剥兒一名马雹兒(式齋文集)

藥性

鱼腥草

鱼腥草本草圖經不之載古人用以疗痔疾殊驗其状三角一边青一边红山中多有之然其叶若荇菜
多生於佛殿陰處以指捻之其臭與鱼腥相似故名患者取一握煎湯熏洗仍以生草其痔不日而愈
(琐碎錄)

書《續醫說》後

今之郡國絕寡赫然高醫者，何哉？夫亦由守習先术者安無變裁，纵任胸臆者肆爲施疗苛疾，庶且刻之功授劑需铢锱之财邦靡禁条十全道廢况。夫醫者聖智之長，神明之事也。古以康物，今以丰家；古以名世，今以糊口；無怪乎倉、扁之寥寥也。俞弁少窮，素難博研群典，測古酌今表奇征，謬筆爲醫說續集，非知醫之深者不能與此。噫！若子容者可以光於青囊之學矣！嘉靖庚寅五月，五岳山人黃省曾撰吾吳中，故多醫自項老成沦謝此道蓋KT妄一男子挾數十品藥，輒自诡知醫實未嘗讀素難一字
徒漫
谰射利，以人生死爲戏耳。悲夫俞君，此編授據该博，而立論能發前人之秘，在今日曰絕無而仅有非耶？君好讀書，自稗官小說無所不窺，手自筆錄至數百千卷，君子謂其深於醫也。蓋稽古之力多矣。

丁酉秋日，小疾新愈，漫讀一過爲書其後。石帆山人陸粲謹志。萬歷元年戊戌仲冬谷旦。

本作品由于校订不足而错误百出。您可以参考可靠的原作版本，尝试改善它，再移除这个模板。